

# 渺茫的西南風

劉大燕 著



北 新 書 局

1 9 2 9

## 自序

我明知道我這幾篇東西，不是表現得十分深刻的作品，但是「聾子不怕雷」的我，竟然胆大地把牠發表了，至於人家的說好說歹，我只好把她當做聾子不怕的雷聲。

裏面共有八篇小說，有三篇是在晨報副刊和藝林旬刊上發表過的，那三篇雖說發表過，但我這次經先生們及朋友們的指教和批評，改正了不少的地方。

在這幾篇的裏面，是表現一些什麼東西，讀者自會知道，用不着我先來介紹。

我做的小說，楊振聲張資平兩先生，總是盡情的指教和批評，使我得着隨時的改正，尤其是郁達夫先生，這一次把我這幾篇東西，詳細的看了一遍，並且還校正了一些不妥的地方，所以我在這裏，要誠懇的感謝這三位先生。除了這三位先生以

外，還有我的朋友鏡湖和輝羣，看了我的作品，也是毫不客氣的指出那些不妥的地方，使我得着比較完善的修正，所以我對於他們兩位，也應該在這裏表示相當的謝意。

我在最後，還要特別的感激林蘭先生，替我介紹，使我這本冊子，有出版的機會。

一九二五，八，一。

# 自序

渺茫的西南風	一
桃林寺	一九
柳絮	六七
懺悔	八五
究竟是誰擯棄了伊	九五
梅姑	一一一
玉蘭的酬謝	一四三
花之神	一五一





# 渺茫的西南風

願爲西南風

長逝入君懷

世界上的事情，真是變化得令人莫測。我只有一年沒有看見佩蓉，她現在竟淪落到這般田地了！我早知道她今日是這樣的結果，我去年在F城的時候，無論如何，也不應該那樣無情無義的對待她。

我同佩蓉分手，足足的有了一年。我生成那種孤直耿介的脾氣，一時看那個人不起，就始終不同他往來的。我並不是看佩蓉不起，我現在纔知道，我去年是錯悞的懷疑了她的人格，所以我到了H城一整年，也沒有寫半個字去問她的狀況。我現在想起來，是怎樣的後悔，是怎樣的對她不起呢！我真的做夢也沒有想到她的結

果，是這樣的了！

我今天下午，因為沒有事情，偶然的走到筱蘭的家裏去了。隨便同她亂談了許久，後來她問我知不知道佩蓉的近狀。我說我和她，有一年沒有互通音問了。她於是走到上面房裏，在信袋子裏拿了一個鄉下用的土式的信封給我。

——你看她寫的這封信，就可以知道她的近狀。唉！她現在真是淪落得不堪言狀了！

我在這一年中，老實地說，確實把她丟在腦後了！今天一看見她那封訴苦的信，不覺的對她起了許多的憐念。她那封信最寫得傷心的，是後面的一小段。

——筱蘭喲！我現在真是不是過的人的生活，我處處覺得是住在人世間的地獄裏一樣。唉！我是弱者！我自己承認我是世界上人類中的第一個弱者！筱蘭！

你們的前程是何等的遠大，我祝你們努力的向前面找光明罷。在兩年以前的時候，我們不都是同巢的燕子嗎！到了現在，你已經飛到了梧桐的顛上，變

成了那人人羨慕的鳳凰高鳥了！但是我總是一天一天沉淪下去，恐怕不久就  
安沉到那海底的泥沙裏面去了！筱蘭！我們都是嬌養慣了的，我怎樣受得那  
農家工作的苦楚，怎樣受得那婆婆待媳婦的虐暴呢？兼以那個性情乖僻態度  
奇異的他，不僅不能體諒我的心思，他那毫無智識的談話，鄙陋不堪的舉  
動，處處都是催我下淚的。筱蘭！你看我處在這種情形之下，怎叫我不天  
天向上帝做禱告，使我快些死了，還落得一個乾淨自由呢！筱蘭！我現在還  
有一件更痛苦的不便對人言的事情告訴你，就是我在今年十月，又將生產  
了。這樣一來，我想我將死得更快，也好，死了也好，我相信我死了比我生  
存確實要好些。筱蘭！你看到這裏，也會替我起一陣同情的悲感嗎？只要你  
能夠滴兩點同情的熱淚，在我寫的那張信紙上，那末我死也就瞑目了，……  
我|看到這裏，纔知道佩蓉現在的淪落的生涯，痛苦到了這個樣子。我看了以  
後，一面替她揮淚，一面又悲歎着自己飄零的身世。我沉默了許久，始抬起頭來，

向筱蘭姐姐問着她詳細的狀況，她於是把佩蓉的父母，如何的強迫同佩蓉訂婚，又如何強迫的同她結婚的事情告訴了我，他說佩蓉臨到張家去的時候，她也在佩蓉的家裏作客，臨婚期的前一晚上，佩蓉足足的哭了一夜，等到第二天動身的時候，兩隻眼睛已經哭腫了！後來，又說了許多張家的狀況，和張家婆婆虐待佩蓉的情狀，我聽了，只好歎息佩蓉的命運。

！唉！她怎麼過得慣這種牛馬的生活呢！怎麼受得了這樣的壓迫和苦楚呢！她那憔悴的形容，不知已經消瘦到什麼樣子了！

我的心中，本有許多的感慨還要發洩，因為在筱蘭姐姐的家裏，也不便怎樣表示，只好起身辭了筱蘭姐姐，一步一步地走往學校裏來。

我走到學校的院子裏的時候，皎潔的月光，已經掛在樹梢的顛上，無涯無際的天空，潔淨得如洗了一般。我獨自一個人，坐在那草地的深處。院子兩旁的白楊，本來無風，也就是蕭蕭瑟瑟的，要是加以搖曳的輕風，愈加顯得一種悲哀的息索。

我抬頭望了許久，四圍都是靜寂的。樓旁那一對陰森的柏樹，呆呆的站在那裏不動，似乎帶有一種陰陰的慘氣。月兒爬出了樹梢，越顯得光明潔白了！心緒百無聊賴的我，下午在筱蘭姐姐那裏受了刺激，加以看了這樣的情景，所以，就很容易把那一年以前，我久已遺忘了的我同佩蓉在火車上看月的事情，回憶起來，活現在我的眼前了！

## 二

去年的暑假，我回到了W城，佩蓉因為要考F女校的插班，要我教她的英文。我於是每天到她那裏去，我同她上課的房子，陳設得非常疏洒。窗旁的四方棹子的兩旁，放着兩張小椅。每天我是對着窗子坐的，她就坐在我的左邊，我記得沒有教到兩個禮拜，外面的朋友，就有許多在那裏議論我和她的事情，說我和她……我素來就是耿介孤直，受不得一點冤枉的，所以我一聽到外面的風聲，就決意不教她的英文了。所以我那天上午到了她那裏就對她說：

『對你不起！我現在不能教你的英文了！請你另外找一個人補習罷！』

她聽了我這種突如其來的話，她總是再四的問我是什麼理由。我那時當然不便直說，只說『各人有各人的苦衷』。我說了這句話，她愈加莫名其妙，要我在紙上寫出來給她看。後來我被她逼不過，只好把外面傳來的消息，完全的告訴了她。她聽了，起初總是說不要緊，『只要我們問心無愧，笑罵由他們笑罵罷！』後來我又把外面破壞她名譽的話告訴了她，並且問她那些事情，到底是真是假：又忠告她許久，要她用功讀書，尊重自己的人格。說現在的中國女子，處在這種污濁的社會裏面，處處是感着左右做人難的苦處，要是對待男子有一點不周當，他們就要造謠生事的說許多不好聽的話。她聽見我對她說了許多誠心誠意的話，句句都是她的心靈苦處的表現，所以她聽到傷心的時候，就伏在棹上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我那時看見她這樣傷心，又恨我自己不應該說這些話去唐突她的，只好把我自己用的手巾遞給她拭眼淚。在那個時候，似乎有一種磁電的吸引力，不知不覺的，我和她的手，

緊緊地握住了。她握住了我的手，更加哭得傷心，我只好把我的左手，靠在她的左肩上；右手捏着手巾，替她把眼淚拭得乾乾淨淨。我還記得那天上午沒有教書，後來她停止了哭泣，彼此又互相的勸慰幾句，我就忽忽地走了。

自從那天以後，我教她的英文的時候，我和她的手，總是緊緊的互相的握着。掉底下的四隻腳，不是我的左脚，放在她的右脚上，就是她的右脚放在我的左脚上。有時我又用我的雙腳，做一個剪子樣的形式，把她的左足或右足緊緊的夾住，等她想拿又拿不動的時候，彼此都微笑起來了。有時我又將我那有力的目光，直視的不動的望着她的面龐，她每每被我望得難過的時候，只好把頭緊緊的低下。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確實是用我的手去握她的手的，失錯的放在她的腿上。那天沒有穿裙子，是穿的一件白底子夾一些水紅條紋的洋紗短褲，她那柔嫩的腿，給我的熱手一接觸，她的臉上紅了！即刻把我的手推下來，我也不好意思，只好低下頭來講英文。



我現在老實的說，我從那幾次以後，我雖說口裏在那裏講英文，我的心靈我自己也不知道在那裏想些什麼，也不知道飛往那一個飄渺的國度裏去了！這樣的教了幾個禮拜，F女校的考期就在下禮拜四，佩蓉要求我送她到F城去。我那時的心裏雖說是十二分的願作她的旅伴，但怕那些朋友的譏笑，和她家庭的干涉，畢竟不敢答應她。後來她又再四的要求，我只好這樣的對她說：

『你家裏沒有一個親人同去，我無論如何是不能送你的。』

她聽了我的話，知道我不能送她的苦衷。第二天的下午，她告訴我，說她的祖父同她一路到F城去。於是我和她，就定了第四天搭晚車動身。

### 三

從W城到F埠，是晚上八點半的火車。因為是晚上，所以搭客比日間要稀少些。我買好了車票，就上車占了兩行位置，中間一行鋪着蓆子，給她的祖父睡覺：靠窗子的一行，預備我和佩蓉坐的。她的祖父，雖說是到了老眼昏花的年紀，但他

的心靈，却非常的精細。他看見我和她一行坐着，恐怕有不便當的地方，他於是要我們把他那口黑皮箱放在中間，要我坐在箱子的左邊，她坐在箱子的右邊。我那時聽見她祖父的吩咐，我真暗暗的佩服那年老的他，有如此的精細。

六月十四的晚上的月兒，本來是爬出來很早的，所以到九點半鐘的時候，一團皎潔的清光，已經掛在碧天的中央。她那日間抹牌夜間抽烟的老祖父，也管不着我和她有沒有什麼舉動，已經被那車聲的振蕩，催入那沈醉的夜風的夢境裏去了。我離開我的位置，同佩蓉一塊，把頭靠在窗榻子上，看那沈靜的月夜。火車兩旁的小樹，一排一排的向後面倒着。隔得很遠的夜色模糊的山峯，看起來似乎也在那裏振動和旋轉一樣，因火車急進的衝動，前面吹來一陣陣的急風，把她那漆黑而光滑的長髮，吹了許多拂在我的面上，我只好用手，把這些吹亂的長髮，好好的替她覆在她的頭上，她看了我一眼，臉上似乎泛些微微的紅潮。後來她看了許久月色，自言自語的道：

『唉！今晚的夜景真好極了！好潔麗的月光，好襲人的寒風，好煙霧朦朧的山峯，好一團一團的煤煙，總之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神妙不可言的了！』她說到這裏，又細細地吟起來。

可惜今宵新月好，

何人共倚繡簾看？

我聽了她讀這兩句詩，急接着說：

『有我陪伴你看月色，你還感着孤寂的悵惘？』

她聽了我的話，沒有作聲，豐潤的兩頰，驟然的紅起來了！

兩點鐘的時候，窗榻子上都被露水濕透了。吹進來的夜風，感着一種侵人的寒意。佩蓉和她的祖父都睡熟了。她那時，只穿一件白夏布的單褂，裏面襯一件水紅色的單衫。兩眼閉着，好像橫着一片柳葉；兩片赤紅的小唇，好像是一棵初破的櫻桃。我那時真想同她接個深深的睡夢中的吻，但因為旁人的監視，沒有如我的志

願。後來我一探她那柔嫩的手，冷得似冰一樣的，我知道她冒寒了。我本想叫醒她，要她加衣，但是我又捨不得驚醒她的清夢。想拿一牀氈子覆到她的身上，但那牀絨毡，又在她的祖父的身上。我坐着的那牀線織的又太髒了。後來沒有法子，只好在她祖父的身上，把那牀絨毡拿了下來，把那牀線織的放在她祖父的身上，幸而輕輕的振動，沒有把他完全振醒，他微微地翻一翻身，仍然鼾聲如雷的睡去了。

我拿了那牀絨毡，覆到佩蓉的身上的時候，她的眼睛開了，望了我一眼，看見是我，把我的手緊緊的握了一下，她又閉着眼睛睡去了。唉！她那一刻的握手，是何等愛我的深情表示呀！我只要不死，是永遠把牠嵌在腦筋的深處的！

#### 四

到了F城，佩蓉和她的祖父，住在一間旅館裏；我另外住在一個同學的家中。

那天下午，我到佩蓉那裏，恰好她的祖父，往外面打牌去了。我就同她並排地坐在她的床上，起首我握着她的手，替她拭她那夾金手錶的玻璃上的灰塵，後來不

知不覺的，我把我的右脚，攔在她左邊的腿子上；右手繞過她的背後，抱着她的右膀；左手圍繞她的胸前，走她的右肩上經過，托住她那梳得漆黑而光滑的髻子。我的頭朝右邊一轉，她的面龐微微的向左一斜，我和他的熱唇接觸了。她現在總還記得，我和她正在那裏緊緊的擁抱狂吻的互相傳遞那種神秘的愛情的時候，她的同學P君推門進來了。我和她雖說裝着個沒有事的樣子，但是那急忙的態度，紅熱的面龐，急喘的呼吸，說話的雜亂，處處都是表現不自然的。所以沒有過幾分鐘，我就辭了P君匆匆地走了。我記得我走的時候，她的面龐，仍是泛滿了紅潮。

我到了F城的第三天下午，我到S照相館去照相，無意中看見佩蓉和B君握手的照片。我那時看見了，我真急得說不出話來，我相也沒有照，即刻坐了一輛洋車一逕回來了。回來了躺在床上，沈默的想：

——現在的女子，真沒有一個不是虛偽的了！任你對她們是怎樣的誠心誠意，她們總是朝三暮四的。佩蓉不是常常對我說，她是怎樣的專心專意的待我嗎！

那裏知道她和B君也是和我一樣的情形呢！我那次問她和B君有沒有什麼關係，她當天發誓的說沒有同他往來過一次。假使我今天不看見她們兩個合照的底片我終久要被她欺騙到底。可知她對於我說的那些甜甜蜜蜜的話，都是虛偽的，或者也都是當B君說過的。唉！現在女子的心靈，真是難測到了極點呵！原先許多朋友說她的品行不好，我總是不相信，現在纔知道他們說的，句句都是真的了。她既然是這樣一個沒有品行的女子，我問她做什麼朋友呢？

我想到這裏，就存了一種同她絕交的決心，因為那一刻受了刺激太重，閉上眼睛，就昏昏地睡去了。

## 五

佩蓉在旅館裏，看見我有了五天沒有到她那裏去，她以為我是病了。她那天下午，就到我那裏來看我，不料我竟不同她說話，她急得要哭，她問我為什麼事情，

要這樣無情無義的對待她，要這樣的不能原諒她。我始終沒有答應她半個字，坐也沒有請她坐，茶也沒有請她吃，她站了一刻，就快快地走了！我還記得她臨走的時候，看見她拿一條手巾，在眼角旁邊拭淚，不知輕重的狠心的我，等到她出了大門，翻轉頭來，細細地對她說：

——你也不要假裝的流那些無情無義的眼淚罷！你們那些濁水一般的淚珠，不知道要把我們這些真心真意的男子，要欺騙多少，要染化多少呢？我要是不看穿你的底細，——心靈的深處！我那純潔而真情的淚珠，今天看了你這種多情的樣子，少不得又要陪你滴下幾點了！

佩蓉在我那裏走了的第二天，我接到她一封信，一張小小的信紙上，只簡單的寫了幾句，大意是問她因為什麼事情開罪了我，看她還有不有解釋的餘地。我看完了那封信。就寫了一封同她絕交的信給她，我現在還記得後面幾句是：

——佩蓉！我現在沒有資格做你的愛人，更沒有資格做你的朋友，因為做朋

友，彼此的性情，都是要澹泊而真實的。

我希望你同你的他，——同你握手照相的——度那些人間的幸福的生活罷！我的良心，只許我愛我的愛人，同時也只許我的愛人，專愛我自己。我的家庭的幸福，我的金錢，我的名譽，我的生命，都可為我的愛人而犧牲，但我同時希望我的愛人對於我，也有同樣的酬謝，我愛我的愛人，勝於愛我自己，但我的愛人的眼中也應該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是她的愛人。你的心現在已經分開了，我當然不肯把我這個整個的清心，放到你的身上，希望你同他，雙宿雙飛的過罷！

我今天下午，就搭車到H城去，我希望我們從這次長別以後，各自努力各人的學問，表現各人的人格，再過十年或二十年的時候，或者也有杯酒論文的机会罷。我把那封信發了，就隨即搭車走了！

後來我到了H城，有人對我談及佩蓉和B君的事情，都說是B君欺騙誘惑她



的，但我那時因為對於她的人格起了懷疑，總是不能原諒她的苦衷。今天筱蘭姐姐把她和B君的詳情告訴了我，纔知道她確實是被B君欺騙了！

我去年下半年，雖說沒有接到她的信，總以為她是考取了F中學的，那裏知道她失敗了，回家去，接着又病了三個月，後來她的父母又強迫的把她嫁給一個鄉下的農戶。唉！她這種情形，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佩蓉呀！你現在這樣的受苦，過這樣的牢獄生活，確實是我害你的了，你考學校不取，不是我害你的嗎？你被朋友看不起，不是我害你的嗎？假使你去年害那場大病，是因為看了我寫的那封絕交信，急病了的，那我更加愧死無地，恨不得飛到你的身旁，跪在你的跟前，請求你責罰了！佩蓉喲！我斷送了你的處女的青春，斷送了你人生一切的幸福！

## 六

時光如水的長流着，人事無常的變化着，我和佩蓉一年以前的傷痕樂事，把眼睛一閉，都一幕一幕的過去了！想到傷心的時候，不覺的流了兩點眼淚，滴在月下

的草地上。

天上的月兒，斜到西邊去了！似乎有點了解我的心思，鑽到那灰色的浮雲裏面，故意現出一種慘淡可怕的顏色。外面吹來的角聲，和那微風過去，那些樹葉子發出來的息索的餘響，格外顯得淒涼。我一個人坐不住了，只好一步一步的走上樓去，又想趁着今晚的餘暇，簡單地寫封信給佩蓉，去安慰她一下。

我到了書桌的旁邊，拿了一張桃紅色的信箋，就慢慢地寫着：

『佩蓉吾友！我真對你不起！我一年沒有寫信問你的狀況，我今天在筱蘭姐姐那裏坐，纔知道你的情形和你的通訊處。

『你現在的态度，爲什麼要這樣的消極？人生都是痛苦的，那裏有什麼強者弱者呢！我希望你把心境千萬要放開一點。人壽幾何？得過一日，且過一日罷！我並不是故意的假裝的安慰你，實在是因爲看了你寫給筱蘭的信，說得太可憐了！你這樣的過去，就是不病，精神上那能感到一時一刻的愉快呢！你現在的

經濟困難，張家婆婆虐待你的慘狀，和你現在許多痛苦的情形，筱蘭姐姐都告訴我了。我聽了只好歎息你的命運。

『現寄上二十元——我學費上省下來的——雖說不多，想你在鄉下，也可零用幾月。外附兩瓶補腦安胎汁，你收到以後，寫個信覆我。你有什麼必要的東西，我的力量能夠幫你買到，總會設法買好寄來給你。』

『我現在也是非常的可憐，還是形單影隻的寄足於舉目無親的異域裏，天天總是百無聊賴的感着孤寂的徬徨，和無依的飄蕩。你看起來，我現在的情景，似乎要比你好一點；似乎我的前途，有莫大的希望，有無限的光明。落實我們同是天涯淪……』

我剛寫到這裏，電燈熄了！洋燭找了半天也找不着，只好等明天沒有事情的時候，再來把牠續完罷。

一九二五，六，十，作。

## 桃林寺

今日重來，不見如花面！

腸空斷！

亂紅千片，流水天涯遠！——蔡伸

西斜的太陽，被輕羅般的綵雲遮沒了！加以蛇行似的火車，長放着濃厚而漆黑的煤煙，一層一層地飛向天際盤旋，使那灰色的天空，愈顯得慘淡可怕。怒號不住的狂風，嗚嗚不已的汽笛，尤易惹起人生一種淒涼的悵惘。

湘君依在火車的窻榻子上，消瘦的面龐，呈現一種憔悴的形容，他的心中，本有無限說不出來的傷心恨事，看了這種淒涼的景緻，那能不感到人生之飄忽，身世之悲寂呢！

湘君正在靠窗想着的時候，車走慢了，人家都說到了桃林寺。——本是H C鐵路中間的一個小車站，因為車站旁邊，有六七株桃樹，伴那古廟栽着，故此地的鄉人，都叫他做桃林寺，——今年已到了二月初旬，所以此地的桃樹，也正開着牠美麗的鮮花。雖說到了夕陽西下，但有這樣深紅淡白一朶一朶的點綴這靜寂的黃昏，也許是那紫羅蘭叢中，睡着一個裸體的史湘雲了。這種春深晚景，可算是雅靜清幽！車中的旅客，見了這幾樹萬紫千紅，襯着那碧綠如茵的青草，沒有一個不高興叫好的。只有湘君看了，就觸發了他的心思。面龐上由微紅而淡白，由淡白而蒼白。心弦不住的亂跳，耳旁如火熱的發燒。眼眶裏的熱淚，一滴一滴地落在那窗榻子上。他因為又怕別人看見，只好用他的手巾遮着，慢慢地跳下車去，想折一枝嬌豔的桃花，作他的人生涯變化的紀念。當他將跳下去的時候，護路的警察高聲的叫道：

『車開了！不要下來！』

湘君聽了警察的高呼，當然不能下去，只好失望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低下頭坐着，不住的在那裏流着他那傷心的熱淚！

## 一一

湘君的家庭，非常簡單，父母兄嫂都先後死了，只剩了一位年輕的妹妹，名叫梅英，寄居在舅舅的家中。湘君二歲的時候，他的母親就替他和楊家的女兒訂了婚。他那時年幼，尚不懂什麼婚姻包辦，戀愛自由。後來他一天一天的長大了，他現在已經在H中學畢了業，考入H省的P大學了。

書漸漸地讀多，閱歷也漸漸地加深。他知道婚姻爲兒女的終身大事，自須得兒女本身的同意，所以他和楊家的婚事，就發生了種種的問題，在最近的一年中，他對他的姐姐，——襲親——常常露出一種要和楊家解除婚約的意思，後來經襲親和他的許多朋友的勸告，始向楊家要求送春霞——湘君的未婚妻——讀書，作防患於未然的方。這事也奇，楊家居然很高興的承認了。並說家中無人護送，請湘君自己帶去，

在車上照拂，比較別人，也要放心。於是約定了三月初一，各從家裏動身，同到車站會伴。湘君雖說在外面讀書，受了新思潮的人，也想不到楊家的思想，有如此的解放。他一想到後天他倆人初次的會面，到有點難過起來。他於是對於他的外祖母要求道：

『梅英今年也快滿十三歲了，既然春霞去讀書，不如把她一同送去，書也讀了，伴也有了，這不是一舉兩得嗎！』

他的外祖母聽了他的說話的理由，很贊成這種意見，所以也就允許他這種提議。

### 三一

那天早晨，湘君梅英和他的外祖母等都起得很早。吃完了早餐，他就帶了他的妹妹，從家裏動身，趕那下午開往Y城的火車。

三月間的天氣，算是清明極了！玫瑰色的晨曦，從樹叢裏爬起出來，那黃金燦

爛的光彩，映着那碧綠的平蕪，真令人心醉。蔚藍的天空，潔淨得如洗了一般，只近太陽的左右，微微泛些淡紅的色彩，幾株楊柳，也嫩黃而變深綠了。鳴蟲飛鳥，各盡他們自然的舞蹈，微風吹過來，把那野田裏面的淡黃色的菜花，扇得微微的顫動，起一層一層的波浪，並且時時可以聞到一種撲鼻的清香，老杜的那句「好風時送菜花香」的詩，想必也正是寫這個時候的情景的句子，無論什麼人處在這種春風沈醉的自然界裏面，總沒有一個不魂迷心醉的了。

梅英那天因為穿了新衣，又要送她到城裏去上學，她感覺特殊的愉快，特殊的歡喜。所以她坐在轎子裏面，用她那嬌嫩可愛的聲音，唱她在家裏常常和一些小朋友們同唱的那個春光樂的歌。

——江南草長蝴蝶飛，

飛去又飛回

.....



有時她又發出一些不要緊的問題，見花問花，見鳥問鳥，有時她又要求她的哥哥講故事，那些無常識的轎夫，都很願意聽梅英的問題的答案。

湘君雖說處在這種很好的景緻裏面，因為他的心中別有懷抱，兼以他妹妹那些無意的糾纏，所以他也無心去賞識這幅自然的春深的圖畫。他心中最要緊的事情，就是幾點鐘後將要看見的春霞，是怎樣的一個人，面貌的美醜，聲音的清濁，身材的長短，走路的狀態，曲線的顯明，足的大小，髮的多少。這類的問題，都一件一件地在他腦海中旋轉。他在這樣慢慢地沉思，不知不覺的走進那春風的夢裏去了。等到老楊叫醒他的時候，已到了隔車站不遠的村旁。

『湘少爺！你還睡着做什麼？前面就是車站了！你看在山邊旁走的那頂轎子，不是坐的楊家裏的二小姐嗎！』老楊這樣大聲的說着。

『老楊！你又怎樣知道，那乘轎子是楊家裏的？』老陳接着問道。

『我在楊家做工多年，他家裏的東西，一落眼睛就知道了。』老楊答道。

湘君坐在轎子裏面，聽了他們的談話，心弦不住的亂跳，雙頰如火熱的燒了起來，連話也說不清楚，他想他這一生之煩悶和愉快，就在這一瞬間解決，這寶貴的一刻，我怎敢去嘗試呢！他正在這樣想，轎子已到車站放下了。湘君下了轎去扶持他妹妹的時候，望見隔百碼遠的對面的旅館的門旁，站了一位年輕的女郎，一見就知道是他的未婚妻——春霞——了。他因為自己不便直去交涉，只好叫梅英去問她買票沒有，行李檢點沒有。當他自己慢慢地走進旅館的時候，梅英已同她到老闆娘子的房裏去了。湘君雖說望了她一望，仍是十二分的模糊，現在想到那個房裏去看，又不大好意思。兼以那些轎夫和旅客，似乎都在那裏竊笑。後來他終久忍不住了，裝作要和梅英說話的樣子，一面叫着梅英，一面奔入老闆的臥房。梅英很忙的跑出來說：

『什麼事？你說罷！不要進去，她在那裏有點兒事。』

——車快到了，行李檢好了，就叫茶房搬到車站的旁邊去。我打票去了。

他失望的同梅英說了幾句，就向外面走着。票剛買好，車就來了。到了車上，他找了兩個對面的位子，梅英和春霞並排坐着，湘君正對着春霞。他想要在旅館內看不見的她，現在總可讓我儘量賞識了。她穿的是一身淺灰色的直貢呢的衣服，雖不華麗，卻也乾淨。只是縫得過長，真有點不合時髦。她那雙纏過的足，雖說是穿的那毛線呢尖口的鞋子，仍是瞞不住本來的醜態。前面的空虛，不知塞了多少棉花。他看完了她的下部，就要注意到上部了。剛一抬頭的時候，正逢着春霞也在那裏偷看他自己，無意的四隻眼睛，成了對射。春霞的臉紅了，低着頭不住的弄她的衣角。湘君因要避避嫌疑，所以他馬上就轉過臉來同梅英說話。但他的兩眼，時時瞅着她的面龐，覺得她的雙頰，那紅的白的也還配得妥貼，漆黑而光滑的長髮，柳葉般的雙眉，都可惹人憐愛。他這樣的偷看了半天，覺得她的身上，差不多都看完了。他想到了Y城，橫豎有事要和她直接交涉，不如初次見面，就和她說話，還比較大方。他想來想去，總覺得沒有一句話，是相合他們兩人初次會談的資料。後來

他忍不住了，大膽地對她道：

『你的衣服，爲什麼要縫這樣長？在外面，都是現穿很短的。你到了學校裏，要是不縫新的衣服，這身上的衣服，恐怕要剪短一點纔行。』

『我的母親，喜歡穿很長的衣服，她說太穿短了，不成個什麼樣子。』她用那嬌弱的聲音，很含羞的答道。

湘君聽到這裏，又沒有話說了。幸而他的妹妹和她攀談起來，問她的衣長二尺幾，袖大多少，正在這樣問的時候，車到桃林寺了。桃林寺的桃樹，正開着美麗的嬌花，湘君跳下車去，折了三枝，送兩枝給梅英，梅英又轉送一枝給春霞，他自己留着一枝。車只停了五分鐘就開了。湘君因在那一站受了許多的煩悶，所以他現在拿了一本石頭記，在那裏慢慢地看。事真奇怪，他平常看石頭記，連飯也不記得吃，不知那天爲什麼，沒有看得三四行，他的眼睛，已在春霞的身上，射過六七次了！所以他還沒有看完兩回，車就到了Y城。於是湘君就叫三乘人力車，把春霞和

梅英，一逕送往南門城內的T C女校去了。

#### 四

湘君送了梅英和春霞入校以後，隨即就搭車到H省的P大學去了！

湘君與女性原來是少交際的，這次見了春霞，雖說不十分滿意，却也聊勝於無。所以他們倆人，時常互通音問，性情也算得彼此相投。

P大學本是男女同學，湘君因是一年級的學生，對於女性的交際，沒有什麼活動。但他在去年的時候，就聽見許多高年級的同學說，有一位淑人女士，面貌是如何的美麗，態度是如何的莊雅。湘君雖說見一二次，不過是路上相逢，何曾細看過她的面龐，靜聽過她的清音呢！

那天晚上，P大學開本校成立紀念會，大家都說，今晚有淑人的鋼琴獨奏。好奇的湘君，老早就去坐了前面的位置，去賞識那素負盛名的淑人女士。

那晚上的汽燈，放出異樣的光彩，把那狹小的遊藝廳，照得如同白晝一般。教

員和來賓的演說，都講完了，現在輪到淑人的游藝。

淑人初來的時候，穿的是一件淡白色的竹布罩袍，下面配着一條青毛線呢的裙子。身材恰當，態度莊雅。最惹人愛的，就是那紅霞映着白雲的面龐，照在燈光底下，好像一幅雪白的綾子，圍着一束新開的紅玫瑰。她那秀媚的眼睛，清麗的歌聲，曲線顯明的輪角，似櫻桃初破的芳唇，俱足使人醉死。湘君到了P大學半年，未曾認識過淑人，到了那天晚上，始真正的認識她了！真正的認識她的靈魂的園地了！

湘君沒有等散會的時候，就退了會，胡亂地倒在床上，心中起了許多的幻念。他想世界上，竟有這樣美麗如花的青年的處女，真是白居易所說的「面似芙蓉胸似玉」了！她那雙盛滿了水銀似的善於表情的眼睛，真好像一對八面玲瓏的鑽石，懸在那黑夜的天空上面，閃爍地在那裏發光一樣。他想她這種娟秀的人兒，不知終久落在誰的手裏，不知道她的心中，有沒有她的意中人，我願為她犧牲，願為她犧牲

我生命的一切。但我雖說是這樣的愛她，她何曾知道我半點心事，何曾知道我愛她到我的心靈深處的表現，又何曾知道在這個學校裏，有個真正愛她的湘君呢！他是天地無情，人生神秘的時候，不覺的流出了兩點清淚，滴在他那雪白的枕頭的套子上。他的口裏，同時發出一種很細弱的吟聲，

芙蓉如面柳如眉，

對此如何不淚垂！——白樂天

## 五

湘君自從P大學開成立紀念會那晚以後，心中起了許多的幻想，思想也完全變更了！接了春霞的信，不僅不願意寫信回她，連看也不願意了。常常一個人於黃昏的時候，跑到那淒涼的荒村，衰毀的牆沿，踱來踱去。那四圍孤靜的曠野，灰色蒼淡的天空，黃昏時的小風，冷清清的角聲，這些荒涼的野景，無非都是引起他一種寂寞孤獨的悵惘，攪亂了他的心田。他看見，那相逐無依的浮雲，就聯想到自己身



世的飄忽。天寬地闊，沒有一處是他容身之地，沒有一個人解他的心思。看見那一雙一對的困倦的飛鳥，同投到巢中去休息的時候，又不知不覺的流出眼淚來了。他想到淑人是何等的可愛，春霞是何等的討厭；我這樣的愛淑人，淑人何曾知道我那光明潔白的真正愛她的心事：我就知道春霞是真切的愛我，春霞又何曾知道我不喜歡她呢！他覺得世界上的事，沒有一件是如意的了，人生畢竟是痛苦的，到不如死了，還落得一個自由，還落得一個乾淨。不死反要受那種軀殼禮教習慣等等的限制，死了，脫了這些種種的假面具，那時纔是真正的自由了！真正的平等了！真正沒有限制心靈的桎梏了！我要愛她，我就愛她，我就和她握手，我就和她接吻，我就緊緊地和她擁抱，我就把我的心和她的心，溶成一件愛情結晶的寶貝，掛在我的頸間上，以便時時的玩弄，或者我把我那晶澄潔麗的情淚，一點一點都滴到她的小小的心田裏，灌溉那愛情之根，使他長着芬郁的鮮花，使牠的葉子，不凋謝地長青着。他常常一個人在黃昏的時候，跑到這些荒涼的地方踱着，無聊地這樣想着，總



要等那白日 and 黑夜交界的時候，始慢慢地走到學校裏來。

有時他又靠着教室的欄干，看那底下走過的女生。一見了淑人，他總很注意地從她的前面看到她的後面，從她頭頂上，看到她的脚尖底下，什麼曲綫輪角，俱一一的去細心的賞識，他又想勇敢地對她說：

『我是誠懇的熱烈的愛你！』

但又被種種的限制，不敢開口，再看她時，她已經和她的同伴，一言一笑的走得很遠了。

他又每逢課餘的時候，獨自無精打睬的，站在那靠近女生宿舍的院子裏，他似乎因為愛淑人到了極點的時候，只要見她一面，也可以聊慰他的孤寂，但每每等了半天，總是音容渺茫，就是她真正的出來了，對了面不過點一點頭，她也就惚惚的走了。在湘君的心理，以為她的點頭，就是愛他的表示，但他何曾知道她對於任一個，是這同樣的應酬呢！他又何曾知道她同你點頭的時候，她那裏細看你是湘君，

還不是湘君呢！

湘君因爲近來思想過度，常常感覺神經衰弱的痛苦，消瘦的面龐，添上了一層憔悴的形容。他的同學見了，總對他說：

『湘君！我們看見了你的樣子，就知道你現在感着性的煩悶。』

湘君當時聽了他們的話，雖極力的辯護，說是近來冒寒的緣故，但他自己對他自己說：

『豈僅是性的煩悶，恐怕已經成了生命的問題了！』

## 六

湘君與淑人本是Y省的同鄉，近來因爲Y省同鄉會的事情，他們倆人漸漸地交際起來。有天下午，淑人和他的女同學秋雲，走到湘君的樓上來了。湘君初見的時候，疑是人間的幻夢，不然，何以這樣美麗的天使，下降到這樣憔悴孤寂的人兒的房子裏面來呢？湘君因爲驚異的原故，連請坐也忘記說了。淑人和秋雲，本是Y省

同鄉會的庶務，這次是來收會金的，湘君的棹子上，放了兩瓶桃花，淑人和秋雲看見了，同聲的道：

『現在到了五月，怎麼會有這樣嬌豔的桃花呢？』

『這是綾子做的，是我的表兄在東京買來送我的。』湘君答道。

『這真嬌豔極了！隔遠望着，那能分得出是真是假呢！』淑人接着說。

湘君看見淑人這樣地愛那兩瓶桃花，以為是他表現愛淑人的機會到了。

『這樣的花中國很少，你若愛她，就拿一瓶去罷。』湘君對淑人這樣說。

『你若願意送我一枝，那我就感謝極了。』淑人答道。

湘君聽到這裏，恨不能將他平日的心事，從頭至尾的告訴她，並想簡單地對她說：『我是真正的愛你。』但因為秋雲在面前和種種的關係，又不敢開口，只好慢慢地對淑人說道：

『你若是愛她，就隨便拿一瓶去，我們都是同鄉，不必客氣的。』

秋雲收了會費，淑人拿了一枝桃花，說了一聲「多謝」，就下樓去了，湘君看見他們去得很遠了，就自然的念了兩句：

我是個多愁多病身！

怎當你傾國傾城貌！

## 七

自從送花的事情發生以後，湘君和淑人漸漸地交際起來了。

有一天上午，淑人不知因點什麼事情，到湘君的樓上來了。他們兩個起首，不過是談些零雜不關緊要的話，後來不知爲什麼，都談到自己飄零的身世。當湘君談到他怙恃交失，兄嫂雙亡，家敗人落，剩得他一個人零丁孤苦，飄蕩無依的苦況，說到最傷心的時候，他不覺的嗚咽起來，淑人本是一個富於情感的女子，她自己的身世，本也就感着飄零，再一聽到湘君訴苦的狀態，嗚咽的情景，所以她也就起了一種替人同情的悲感。她斜視的偷看了湘君一眼。

你何必要這樣傷心，你說你感着窮途的孤寂，我又何嘗不歎我身世之飄零呢！

唉！『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湘君聽淑人說的話，反爲增加了他的傷心，再一聽到她後面讀的那兩句詩，不覺的淚如泉湧的流出了，後來他想這樣哭，怎樣能夠體諒淑人慰我的苦心，假如外面人來看見了，更使淑人難過。所以他就止住了他哭泣的餘聲，到衣袋裏去拿手巾拭眼淚，找了半天，沒有找着。聰敏伶俐的淑人，知道他的用意，她於是把她自己常用的那條小小的水紅色的洋布手巾遞給湘君。湘君拭乾了眼淚，看了淑人一眼，把頭又緊緊的低下，倆人彼此無語的沉默了一刻，後來淑人拿起那條手巾慢慢的走了。

## 八

近來湘君和淑人，漸漸的親密起來了。黃昏時候的山旁，綠柳叢陰的樹下，時常有他倆人親密的會談，他們的同學，俱背面的議論起來，說他倆人戀愛，快成熟

了！每談到五月初五淑人送給湘君許多可愛的贈品的事情，沒有一個不表示妒忌的羨慕。

春霞近日來信很多，湘君因淑人的關係，不僅沒有回她的信，並有幾封還沒有拆開，那天上午接着春霞寄來的一封快信，他恐怕有重大的事情，急忙的拆開，看那紙上寫着：

湘君！現有一件很不好的消息告訴你，就是你的妹妹，於上禮拜五，得了腹痛，中西醫生看了，都說不能診，於昨天上午九點鐘死了！幸舅舅來城，後事料理妥當，他們定了今天下午，把她搬回去，葬到你哥哥的墓旁。這不是一件很傷心的事嗎？現因Y城病症很多，放假也快了，我定今日同他們一路回去……

湘君讀到這裏，不敢看了，眼眶裏面的熱淚，如雨一般的洒下起來，他於是急忙的跑到牀上躺着，想他的命運，爲什麼要這樣的艱苦。三歲失了父親，七歲死了

母親，哥哥死了沒有一年，嫂嫂也就跟着走了。剩了一個聰敏可愛的妹妹，現在也跑到她的天國裏去了。人生既是這樣易死，像我這樣多愁多病，又怎能久留人世？就是那如花似玉的淑人，恐怕不久也就要形亡魄散的了！他又覺得人生終久是痛苦的，就是活了一百歲，不過是受了一百年人生的煩惱，恐怕也就是坐了一百年人間的牢獄罷！到不如像梅英死了，還覺得快活，有時投到母親的懷裏，和她接那甜蜜的吻；有時携着哥哥的手，去游那無邊的天國：這不是比較我活在世界上，還要快活還要自由嗎？想到這裏，把雙手緊緊地抱住他的頭，伏在枕上，又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

湘君因為傷心過度，神經勞頓，就昏昏沉沉地躺着，似乎看見他的妹妹，披頭散髮的站在他跟前，問她也不做聲，叫她也不答應，等他坐起來的時候，她慢慢地走了。湘君連聲的叫着：

『不要走！不要走！』

他這樣地叫了幾聲，她仍是無影無踪的去了！湘君急得亂聲的大哭，隔壁的楊君，以爲他發了神經病。跑到他房裏來，看見他仍睡着不動，把他搖醒的時候，滿面的汗珠和那眼眶裏的熱淚，已經把他的枕頭套子濕透了。楊君見了這種情景，知道他必受了重大的刺激，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情。湘君就把那封快信給他看，楊君看完了信，知道是他的妹妹死了。

——人的生死，都是有定數的。她現在已經死了，你哭是空的，不要傷心過度，自己的身體要緊，你去洗臉，洗了臉我們到海天春去吃牛肉去罷。

湘君聽見他妹妹死了的那幾天，總是悲傷，總是煩悶。後來經許多同學的勸告，最要緊的，還是淑人的安慰，所以過了幾個禮拜，這件事，也就不再放在他的心裏了。

## 九

時光過得真快，尤其湘君和淑人的愛情生活過得更快，今天放暑假了，湘君因



爲他的妹妹死了，回家沒有什麼樂趣，到不如留校，同幾個同學鬼混，還比較容易消磨長夏。

淑人定今天搭車回去，湘君買了許多的畫片和水菓送她，到了下午又送她們到車站，幫她們買好車票，佔好坐位，放好行李，淑人看見他這樣慇懃備至，不由得也表示一種惺惺惜惺惺的態度。旁邊站的秋雲，看見她倆人的情景，忍不住了，帶笑的對湘君說：

「你這樣的不放心，你就送她到她的家裏去罷！」

大家都笑了：淑人低着頭不動，臉上一塊一塊地在那裏時紅時白。

「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當湘君同淑人在這種久聚乍別的時候，自然都有一段很長的分離的情話，但因旁邊同伴監視的緣故，所以湘君對淑人只講了一句「途中珍重」，淑人點一點頭，彼此也就沒有事了。

車走得很遠了，只望見空中一團一團煤烟，湘君的心中，似失了什麼東西一

樣，慢慢的朝學校裏走着，口裏不住的吟那；

『愛人啲！我們這一對可憐的運命，

確像河海中的兩片浮萍：

暫時給微風吹聚了，

誰料又被無情的狂濤飄分。』

淑人走了的第二天晚上，正是雨後新晴。被雨洗後的月光，確實比新浴的處女，還要美麗而清幽。月旁微泛些殘雲，好像披了一件烏紗一樣。湘君獨自在操場裏徘徊，看了這種月色，就想到淑人，現在恐怕已經安然的到家裏了。他又不住的吟李白做的：

『烟深水闊，音信無由達。

惟有碧天雲外月，偏照懸懸離別。

盡日感事傷懷，愁眉似銷難開

『夜夜長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

他讀了又讀，覺得這首詞，確是李白替他做的，不然怎麼都是說的他骨髓裏的話呢？他又想到死了一千多年的李白，怎樣會知道他今晚的情景。他這樣地亂想，這樣地清吟，不知不覺的撥動他自己的心弦了，他於是跑到他自己的樓上，拿了一張水紅色的信紙，在旁邊寫了一個別伊後的一夕六個大字，又提筆寫着：

『夜靜風飄，雨餘月上。』

昨日不斷的離情，今夜添人惆悵。

我昨夜送你上車時，

你流着傷心的熱淚。

我向你道聲「途中珍重」，你又低頭拭淚。

我此時心意如癡，找不出話來安慰。

欲輕輕吻你，又怕人知。

我那怕人看見的淚珠兒，  
都經過喉腔，一點點滴在愁腸裏！

\* \* \*

「你那柔嫩的珠唇，能告慰我的靈魂；  
明媚的眼珠，表現着無限的真情；  
今夜唧唧的蟲鳴，  
好像你昨晚的哭聲。」

\* \* \*

「你此刻是在窗下讀書？還是孤衾獨睡？  
你知不知道你的意中人，  
今夜孤單單地，在這異鄉的月夜裏徘徊，  
噓唏而下淚？」

\* \* \*

「今宵心思有誰知？」

除那照遍我倆心跡的明月！

\* \* \*

「夜靜的荷風，一陣陣向南方飄去，

我將愛你的心情，交給牠，

飛向你身邊團聚！

以後你聞到碧蓮香時，

就知道我的癡心，到了你的懷抱！」

詩寫好了，他又寫了一封很簡單的信，一起放在那個寫好了寄給淑人的信封裏面，以便明日投郵。

湘君在這個暑假內，沒有讀什麼書。日間因為太熱，他要睡覺；晚上高興的時候，又要寫信給淑人。所以他預定的暑期讀書的計劃，完全失敗了。

兩個多月的暑假，在日間睡覺夜間乘涼的湘君看起來，覺得很容易過。暑假歸家的同學，已經來校不少，下禮拜五，就是學校開學的日子。那天上午，湘君接了淑人寫來的一封信，她的信上說：

「我真不幸！暑假到了家，害了六個禮拜的病。所以接了你幾封信，都沒有寫信答你。我倆既是知心好友，想沒有不能原諒的了。我定四號在家動身，六號可抵五埠。你沒有事的時候，可來車站接我。心事很多，等會面後再談罷。」

湘君看完了信，自己想道：「今天不是六號嗎？這封信是一號發的，爲什麼到得這樣遲呢？」

那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他就跑到車站裏等著，半點鐘後，車就到了。他隔遠就望見他的淑人靠在窗子上面，在那裏找着接她的湘君。車停了，湘君同淑人會了面，寒暄了幾句，檢點行李，叫了兩輛人力車，就一路同到學校裏來了。

## 十

這個學期湘君和淑人，愈加親密了，尤其是湘君格外表示慇懃：如在教室裏幫她佔坐位，出版股替她領講義，雖說這都是很小的事情，却可以作他們倆人愛到極端的表示。

這天是十月十五，正是P大學的假期，於是湘君就約了淑人和秋雲去遊金山，帶了許多點心，三個人慢慢地步出城去。

暮秋的太陽，射到人的身上，也不覺得討厭，颯颯的西風，把那無抵抗力的黃葉，吹在空中飄蕩，好像那斷了線的紙鳶一樣，淑人有許多時候不到郊野了，今日驟然走到這種空氣新鮮的鄉村裏，覺得非常高興，口裏細細地吟那：

「下西風，黃葉紛飛，

染寒煙，衰草淒迷。」

「淑人！你看見空中那羣被風吹斜的飛鴈嗎？假使今天不出來，那能知道那「馬遲人意懶，風急雁行斜」的妙處呢！」秋雲對淑人這樣地說。

「你只看見了雁子，又怎能知道「馬遲人意懶」的妙處？只有我去年寒假歸家的時候，騎了一匹老馬，走了走不動，那真使我飽嘗了那種「馬遲人意懶」的滋味呢。」湘君接着秋雲說。

他們三個人這樣談笑地走着，不知不覺的已經到了金山。金山本很高峻，淑人原來是很脆弱，兼以走了這遠的路，所以走到山上的梅花菴的時候，她就走不動了，於是三人都坐在石磴子上休息，喫那些帶來的點心，湘君看見淑人的額上，發出幾點珍珠似的汗，兩隻耳旁，熱得鮮紅。微風過來，把她那覆在額上的短髮，吹得搖曳，發出一種使人沉醉的微香。她那雙鑽石般放光眼睛，清麗的聲音，俱足使人魂迷心醉，尤其是她的雙頰，因為走熱了的原故，兩旁泛些微紅的色彩，愈覺得玲瓏嬌豔。他恨不得把她緊緊地抱在懷裏，接一個甜蜜的吻。並且對她說：「我愛你，我真正的愛你。」但因爲秋雲一步也不肯走開，所以做也不敢做，說也不敢說。點心喫完了，秋雲仍主張到山頂上的凌霄閣一遊，淑人因走乏了，又覺得頭



痛，她就極力主張回校，湘君看見淑人有點不安然，也主張回去。於是三人慢慢地下了山，坐了車子，一同到學校裏來了。

淑人在金山回來的那一晚，就有點頭痛背脹，時熱時寒。她的同學，替她請了幾天病假。湘君聽見了，急得要哭，想到她的房裏去看她，又因校長專制的關係，不敢造次。只好常常到女僕的面前，去探問淑人的病狀，過了一禮拜，她的病還沒有好，那天湘君看見了秋雲，他就問近日淑人的病況。

『她的病真奇怪，就是那天我們在金山回來以後，她就有點不自在。我們都以為她是困倦了，休息了幾天，就會沒有事了的。不知道過了六七天，不僅不好，反加了一些的病，現在就是胃口不好，日間怕冷，晚上怕熱，到了上午就頭痛，昨天早晨又加了咳嗽。雖說只有幾天，人已消瘦得難堪了！再等一個禮拜，若還不減輕，到不如回去的好。』

湘君聽了，心田如小鹿亂撞的跳着，着急得哭也不敢哭出來，等了許久，始慢

慢對秋雲說：

「我多久就想去看她的病，因為種種關係，不便到你們宿舍去，你看見了淑人，請你替我對她說：『我很掛念她，要她千萬不要心焦，病自然慢慢的會好的，她想什麼東西喫，你可告訴我，我就替她買來。』」

秋雲聽了湘君說的話，答應了一個「是」字，點一點頭，也就走了。

湘君自從聽見淑人的病加重的消息以後，心裏總是悵悵的，好像那無告的小羊，沒有安然的過了一天，沒有安然的睡了一晚，他那脆弱的心靈，沒有一刻不在淑人的身上，他想到極無聊賴的時候，總不住的叫着 *God Bless*。

這兩個禮拜，湘君沒有上幾點鐘的課，常常躺在自己的床上，無聊的想着，想到不可解釋的時候，就伏在被上嗚咽起來了。

有時他又跑到靠近女生的院子裏踱來踱去，好像等那女僕出來，一探那病人的消息一樣。

有天上午，他正在那裏走的時候，看見王媽——女生宿舍的齋夫——走來對他說：「這裏有一封信給你，是淑人先生要我送來的。」

湘君見了，好像得到一件珍寶，急忙拆開，看那張紙上寫着：

湘哥：我的病一天一天的加重了！同學都勸我回家靜養，我現在也感覺學校裏的飲食和待遇，都不適合於病人，所以我現在決意同M回家，定今天下午五點鐘動身。我的行李都不帶去，要帶去的東西，除那些日用的物件以外，就是你送我的那瓶桃花了。那瓶桃花，是能與我同患難共安樂的；一年四季，都伴着我開嬌豔的花。我歡喜的時候，他向着我微笑，我煩悶的時候，他表示一種安慰；我哭的時候，他現着他的憔悴；我笑的時候，他獻着他的嬌豔，……我病了，你不要傷心；我走了，也不要掛念；只要我倆不死，明年想可再見。希望你注重身體，留心學問罷。

湘君一面看，一面流淚，等到看完，他那傷心的淚珠，已經濕透那桃紅色的信

箋了。

那天下午四點鐘，他就跑到學校的門口等着，到四點半鐘，纔看見許多的女生，扶着那久病無力的淑人，慢慢地走了出來。湘君看見她那又慘淡又憔悴的雙頰，彷彿是那帶雨的梨花；那減少神光的眼睛，削瘦的四肢，真使人望了流淚，他不由的說道：

『怎麼幾個禮拜不看見你，你就變成這個可憐可怕的样子呢？』

湘君說這句話的時候，彷彿覺得淑人對他望了一眼，並且兩隻眼角裏，湧出兩點珍珠似的眼淚，湘君又對她說了許多安慰的話。

「你千萬不要心焦！到家靜養一二月，病就會完全好的。到了家裏要買什麼藥品，只要寫個信來，我便知道買好寄來的，……」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門房高聲的說：

『車子叫好了！通湘門車站，每輛三百六。』

湘君也坐了車子，送她到車站裏去，幫她們買好車票，佔好坐位，纔慢慢的把淑人扶上去，四圍都護着白絨褲子，來送她的同學，看她已經坐好了，又安慰了她一番。

「你到了家裏，總不要心焦，靜養一下，就會好的。你的病好了，明年早來補課，在病的時候，萬不可用心讀書。」

「她晚上睡了，千萬不要使她受涼；查票的時候，頂好不要驚動她。」湘君又對送淑人的M這樣說。

淑人因將才從學校到車站裏來，受了勞頓，休息了一刻，始稍爲好了一點，所以她微微的開着眼睛，慢慢地對送她的同學道：

「你們去罷！車快開了！我的病到了家裏，總會一天一天好的。」

「你也不要掛念我，」說了這一句，眼圈兒就紅了。「我在車上，有了M君照拂，你也可以放心。又對湘君這樣的說。」

汽笛嗚嗚不住的亂叫，車快開了！她們對着淑人說那句明年再會的時候，湘君和淑人眼角裏，同時落下幾點眼淚！

湘君自淑人回家以後，神經不能作主。每天課也不上，書也不讀，總是無精打睬的在操場裏踱來踱去。幸而學校裏發生了風潮，正在罷課的期間，這也可稱是他的幸福。

那天早晨，湘君剛從夢裏醒來，聽見隔壁的房子裏，有兩位同學在那裏說道：「我們提前放假了，假期定了冬月二十六。」

湘君聽了，想到淑人回去的那一天，正是初七，今天二十一了，有了兩禮拜不見她，不知她現在又成了什麼樣子，上禮拜六寫給她的一封信，也不知收到沒有。於是他起來梳洗了，就跑到道上去買了兩瓶補腦汁，二兩人參，由郵局寄給淑人；並寫一封短信，問她收到了他上禮拜六寫的信沒有；並且告訴她學校裏發生了風潮，提前放假，和他自己定了本月二十六日回家的事情。

## 十一

湘君到了家裏，因爲一年沒有回去，和他的妹妹死了的緣故，所以他的外祖母看見了，就觸發了她的傷心，半談半哭的告訴了他許多的傷心話。他初到家裏，見了這種情形，不由的也洒了幾點同情的淚。

湘君在家裏過了幾天，覺得也還安然自在。衰老的外祖母，對他表示一種特別姑息的憐愛。但他仍是一心掛念病中的淑人，所以他每天仍是常常表示一種無聊的煩悶。

那天晚上，北風在外面吹得狂叫。湘君同他的外祖母幾個人，圍在火爐的旁邊，談些鄉中的情景，戚友的狀況。後來他的外祖母對他說：

「你的父母都死得早，哥哥也不在了，只剩了你一個人，今年滿了二十歲，也可以成家立業了，我昨晚同你舅舅商量，想於今年臘月或明年正月，就同你結婚。你的意思怎樣？」

湘君因為對於春霞不大滿意，又在大學沒有畢業，最要緊還是對於淑人的問題不能解決，所以他對他的外祖母說：

「我的年齡，今年纔滿二十歲，算不得什麼年老。在大學還沒有畢業，兼以身體又非常脆弱，再過一二年結婚，也不算遲。」

但他的外祖母等都以為他的父母死得早，你既然大了，當然要成家立業，在大學雖說沒有畢業，結了婚還是可以讀書，講到身體脆弱，結了婚或者反可以強壯起來。湘君聽了她們的話，覺得句句有理，也再難辯護，十分的勇氣，處在這樣環境之中，也就消失了一大半，只好表示承認了。於是她們以為臘月太急，就定了明年二月初十，為湘君的結婚佳期。

湘君那晚睡在床上。翻來覆去的想着，追憶那次看見淑人的時候，她是何等的豔麗，何等的可愛：她帶病回家的時候，是何等憔悴，是何等的可憐，想到春霞結婚，是何等的痛苦，何等的可怕，連想到外祖母她們那片婆心，和那愛他的誠心誠



意的時候，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若是不同春霞結婚，怎樣對得起那老眼昏花的外祖母？若是同他結婚，又怎樣對得起那如花似玉的淑人呢？

湘君明知二者是不可得兼的，但不知走那一條路好，細心的想了許久，到後來決定了，決定犧牲外祖母的誠愛。

婚姻不是男女的終身大事嗎！既是人生的終身大事，必須得男女雙方的同意。外祖母雖說愛我，但她幾年後死了，那能管到我和春霞是愉快還是痛苦呢！我和淑人的關係，雖說沒有明確的表示，但我和她的心思，可算是互相了解的了。

他想到這裏，下了決心犧牲外祖母的誠愛，不同春霞結婚。他想不同她結婚，再去和外祖母交涉，是萬無結果的；不如現在假裝歡喜，等過了年以後，就跑到學校裏去，就是預備了一切，也沒有什麼要緊。想到這裏，就昏昏睡去了。

時光過得真快，今天是臘月三十了。家裏的小孩，都穿着新衣，手舞足蹈的在

那裏唱着除夕歌，個個表現一種天真爛漫的狀態，湘君處在這種境界裏，什麼煩惱，都丟開了一大半，就是淑人的病，他想一到了新春，就容易好的了。

過了除夕，就是新年了，新正的時光，更容易過。天天拜年，天天請客，不知不覺的又到了元宵。那清幽潔麗的月，一步一步的升到天的頂上，照遍了全世界人的心跡。湘君看見這種月色，就連想到去年九月十四日的晚上，同淑人在那柳陰樹下看月的情景來。

去年九月十四日的下午，本洒了幾點殘秋的涼雨，所以晚上的月光，格外顯得清幽。我同她在白楊樹下徘徊了許久，把那隻「秋風起兮白雲飛」的秋風辭，唱了三四遍。後來她要求她唱低音，我唱高音，等到我高也高不出來，她低也低不下去的時候，彼此都微笑起來了。走了許久她又要求坐着休息一下，我於是在西南角上的秋柳底下，找了一個矮小的石磴子坐好了。那裏因為只有一個石磴被我佔着了，她於是把她的手巾鋪在草地上，預備坐到我的旁邊。我恐怕弄髒了她的手巾，我即

刻起來，把石磴子讓給她坐，她無論如何，也不肯承受。後來我只好陪着她，並排地坐在草地的深處。起首不過是談些讀書的事情，後來什麼事情都談盡了。等到夜風吹過，寒氣襲人，起來走回的時候，已經到了十一點三刻。

湘君想到這裏，因為去年的愉快，又感覺到今宵孤寂的悵惘，他於是跑到房裏，寫了一首元夜懷人的詩，就胡亂地回去了。

今天是二月初七了！湘君和春霞結婚的衣服和禮物，都預備得不少，湘君看見婚期已迫，若再不想辦法，就臨事倉忙了，所以他就決定明天出奔。那晚等大家俱睡靜了，他就寫三封信：一封給春霞的父親，再有兩封，就是給他的伯伯和舅舅的。他寫完的時候，時鐘已敲了三下。外面的雨不住落着，那種悲哀的聲調，點點滴在他的心絃上，惹起無限的傷心。他手裏拿的那條手巾，已被淚珠浸透了。他只是不住的在那張爛信紙上寫着：

「我的淑人，你知道我愛你嗎？你知道我爲你一個人，犧牲了我家庭一切的幸

福嗎？」

等到那張紙通通寫黑了，纔把那寫好的三封信，放在家人常開的小盒子裏。他又慢慢的去檢點那明天要帶去的籐包。

第二天的早上，還沒有到五點鐘，湘君就拿着傘，穿着草鞋，向他的目的地出發。雨仍是不住的落着，風仍是怒號的吹着，他愈加勇敢了，愈加走得快了。他想凡是被環境征服的人，算不得是一個有爲的青年，用力的和他們奮鬥，總有一線光明的希望。我的生命可以犧牲，難道這點風雨可以阻礙我的進行嗎！他這樣想地走着。九點鐘就抵S市了，他到了S市，就到那常去的J.P.的飯店去，剛進門的時候，面熟的楊老問說：

「湘少爺！來得真好。這裏來了三封信，都是少爺一個人的。我這裏因爲沒有人下鄉，所以沒有帶去。」

湘君還沒有洗腳，就在那裏看信。第一封是他的同學黃君寫給他的，是告訴他

學校裏的風潮，和開學時間的事情。看到第二封信，是一個水紅的洋信封，湘君一看見那娟秀柔弱的字跡，就知道是那窈窕的淑人寫的了。她想我回家以後，因失落了她的通信處的緣故，沒有寫封信給她，爲什麼她反寫起信來？大約她的病，是完全好的了！不然，怎會有這樣高興呢？他拆開了信封，看那張紙上寫着：

湘哥！你寄來的補腦汁和人參都收到了，多謝。

你寄給我的幾封信，雖說不甚長，却能使我得着許多的安慰。我因病重的原故，沒有寫信給你，請你原諒。

我的病已經沒有一點希望了：前天劉醫生看了脈，不肯再開藥方。我家裏的人，這幾天都是很忙的樣子，大約是替我預備後事罷！

我的病雖是很重，但我的心裏，却非常的清楚。我現在因爲吃了你寄來的人參，精神比較好一點，勉強的起來寫這封信給你，恐怕也是最後一封書罷。你是真正永久不忘我的時候，請你珍重的把她收拾。

你的心事，我久已知道了！我對你沒有明確表示的緣故，因為愛的問題，不是在短的時間期內可以解決的，要等到兩方互相了解到極端的時候，纔是成熟的時期。現在我相信我倆人已經互相了解到極端了，但是……

我死了，你千萬不要傷心！千萬不要掛念！你是一個有志氣的青年，你自己做的那首最得意的酒後放歌的七古裏面，不是說：

鴻鵠終非燕雀志，日誦詩書數百篇！

舉世污濁不忍看，醉時筆力如牛弩！

你既然自命為是一個氣凌青雲自負不凡的少年，胸襟應當開擴一點，宇宙間天空地闊。在在是你容身之地，處處可以歸宿你的靈魂。比我好的女子，遍地都是呢！你切不要因我死了，至於抑鬱，至於墮落，我希望你不要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罷！我死了，我相信愛你的心情，永遠存在的，我希望我的靈魂，常常附在你的身上。

你送我的桃花，原先就放在我的枕頭旁邊的橙子上。近來因為病重的原故，好久沒有賞識牠了！也不知道他們拿往那裏去了！我現在因為寫信給你，我就連想到牠的身上，叫我的妹妹把那渺無知己的桃花，捧到我的床前。可惡的灰塵，遮沒了牠的嬌豔，處處表示牠的淒涼和憔悴。我又叫我的妹妹，慢慢地把灰吹乾，然後我輕輕地接過來，同牠接了個深深的吻，不知不覺的一滴一滴的眼淚，俱落在那憔悴的花瓣子上。這是我的淚，是你的淚，還是那愛神的淚呢？我和母親說了，我死了，要她把這枝桃花，放到我的胸前，以便那愛神的熱淚，作那長期的雨露的灌溉，我咳嗽起來了：我不能寫了！祝你

春禧！！

妹劉淑人泣書 正月二十四日

湘君看這封信的時候，看一句，哭一句，一條手巾，和一雙衣袖，都濕得沒有乾紗了！他本無心看第三封信，因為他想到淑人既然能寫這樣長的文字，精神自還不頂弱，雖說病甚沉重，也許有萬一的希望。兼以那第三封信又是他的好友楊君寫

的，故只好又拆開看他寫看：

湘兄！我因離家太遠，寒假沒有回去，一想到你們家園的團聚，我也就感到遊子生涯的孤寂了！說你在家裏結婚了，是否真有此事？小說月報第十二號收到沒有？少年維特之煩惱，進化書局賣盡了，故未寄來。學校已開學了，你快來罷！我昨天看見秋雲，她說她昨天接了淑人家裏來的信，說淑人於正月二十六日死了！你知道嗎？附告。

湘君看了這封信以後，也不悲哀，也不哭泣，也不流淚，只慢慢地說着：

「人生就是這樣嗎？真是神秘得不可解釋了！」

他說這兩句以後，又不住的吟着那

往事已成空，

還如一夢中！——李後主

他正在這樣出神的時候，老闆高聲叫道：



「湘少爺！飯好了！吃完了飯，好去趕車，現在已經十點半了！」

「我不要吃飯，我的心痛，我的頭昏，請你代我雇一頂轎子罷。」

湘君洗了臉，洗了腳，就坐了轎子，到車站裏來。他因為神經昏亂，坐下就睡着了。等轎夫叫醒的時候，已到了車站。票剛買好，車就到了。他於是上了車，靠在那窗子上，看那愁人的風景。因為他睡了一刻，比較的清爽了一點，始把淑人寫來的那封信，慎重的另外放在那襯衣的衣袋內。

汽笛不住的亂叫，車走得更快了。有許多搭客說：

「前面就是桃林寺！」

## 十一

太陽落得不見了，狂風仍是不住的吹着，汽笛仍是嗚嗚的叫着，車過桃林寺很遠了！湘君因在那桃林寺看見那叢桃花，又觸發了他的心事。他欲折一枝作他那生涯變化的紀念，又被警察喝止，故他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他想到他去年送春霞

和梅英去V城讀書，經過此時的時候，他折了兩枝桃花，送給他的妹妹和春霞。他和淑人初次的交際，也是這桃花的媒介。到了現在，妹妹到母親的懷裏去了！可愛的淑人，也拋着這種冷酷的世界，投到那自由的天國去了！剩了個春霞，又是這樣的結果！我就是活了兩百歲，又有什麼好處？讀書就是得了一個博士，又有什麼用處？我已經是沒有生命的了！我只有那沒有靈魂的軀殼；一個人既沒有靈魂，何必生到世界上混飯喫。到不如死了的還乾淨自由。他又轉想道：

「我死到這裏，那個能知道我死的緣因，又有那一個能了解我那光明潔白愛情包圍着的靈心？」他在這樣想着的時候，不覺的讀出幾句：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所，……

他還沒有讀完，查票的警察，鬧喳喳的走進來，把他的思路打斷了！！

一九二五，二，十於洞庭湖畔



## 柳絮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昨晚和她談幾句簡單的話，居然使她回憶了她的往事，引起了她的傷心；更沒有想到她的身世，也是和我一樣的飄零，和我一樣的孤寂。她昨晚在我那裏回去以後，當然還是要繼續的回憶她那過去的傷心往事，痛惜她現在身世的飄零了！憶往傷今，容易引起一種難言的傷感。千錯萬錯，是我昨晚不該用那無頭無緒的話，去攪亂她的心曲了。

### 一一

今天的天氣，算是清明和暖到極點了。蔚藍的天空，被風吹得乾乾淨淨。只有附近太陽的周圍，點綴着幾片魚鱗般的輕霞。從玻璃窗子上面射進來的陽光，把我棹上擺的那一瓶玫瑰花的倒影，清清楚楚的映在我的白棹布上。當那輕風把那枝玫

瑰吹得搖曳的時候，掉上的花影也自動起來，好像是表示牠和我們在世界，都是飄零無所的樣子。從左邊窗子外面看去，就是那滿樹青綠粗枝大葉的桐梧了。從那枝幹杈桠綠葉繁密的空隙裏面望出去，隱隱的看見了一排紅磚的牆沿，想必是抱冰堂上面的模範學校的校址。再把眼睛提高一點，就望見了那高一層低一層濃一層淡一層的深綠樹色，昏昏沉沉的躺在那種和暖陽光之下。那就是我們天天喫了晚飯以後，爬上爬下的蛇山了。翻轉頭來，走右邊的窗子望出去，看得見兩片平滑如鏡的湖面，中間夾着一度環洞的紫陽橋，橋上有幾個穿黑衣的兩足動物，在那裏蠕動，點綴那大地的靜默。這可以說是詩中有畫，也可以說是畫中有詩了。再遠一點，就是那頹廢的牆沿，雜着那煙霧朦朧的草色，接着那無涯無際的天光。這種明媚時光，燦燦的奇景，恐怕誰也知道是一年不可多得的了。但心靈空虛的我，真不知道現在到了什麼時候，看我穿的衣服，也不能做真確的標準。因為我的身體，素來是脆弱和清癯，別人穿夾襖，我還拖一件棉袍，當我穿夾衣的時候，他們都披上單衫

了。今天華氏寒暑表裏面的水銀，大概已經到了七八十度。不然爲什麼我穿一件嗶嘰單衫，不覺得清寒的侵襲呢？

我今天的心事，比往天更加紛亂，讀書不願意，寫文章又不高興，只好一個人冷清清地走下樓來，無目的地在那小院子裏徘徊着。

今天的陽光，似乎已帶了一點夏日可畏的成分，曬在人的頭上，容易使人頭昏和眼花。小院子裏如飛雪一般的散滿了飄泊的柳絮，一點點的落了許多在我的身上。我看了柳絮的飛舞，纔知道已經到了春深了。無意的歎了一聲長氣。

——飄泊亦如人命薄的柳絮啣！你現在飄零了到這個樣子，九十日的明媚春光，不是已經到了遲暮的時候了嗎？抱冰堂裏面的桃花，恐怕多久也就落盡了。但那種飄零無主的花片，落在那萬人踐踏的公園裏面，又有誰愛惜她？有誰收拾她呢？唉！春光你太過快了！你爲什麼在我們不知不覺之間，就隨着流水走了？可憐一個多愁多病的我，把這種明媚的春光，空虛的度過了！

要是今天不到院子裏來，怎會知道到了這種絮絮飄花謝的情景呢？

我慢慢地走到滿樹垂陰的春柳下面，找着一塊綠茵的草地坐好了。我看見了這種景緻，無意的記起董西廂上面幾句描寫這個時候的情景的句子了。

——亂紅滿地任風吹，飛絮濛空有誰主？

春色三分：

半入池塘，半隨塵土。

當我提高嗓子讀那句半入池塘的時候，看見一對帶了一些黑點子的淡黃色的粉蝶，走我的眼前飛往柳樹那邊去了。我看見了這一對粉蝶，把我讀西廂的興趣打斷了。於是我又想起C先生教的我們那個蝴蝶飛的唱歌了。那個唱歌我只喜歡後面兩句，并且那兩句，我也唱得很流利，所以我就大唱其

蝴蝶飛，蝴蝶飛，飛過清明飛不起！

莊周夢醒，春色已非，幾番風雨子規啼！

我連唱了三四遍，心裏沉默的想：

——今年的清明，不是隨着畫船簫鼓過去許久了嗎！怎樣這對飄飄得意的粉蝶，還在這裏飛上飛下的嘲笑我呢？粉蝶啣！你再不要驕傲了罷！你看了這些柳絮狂飛，就可以知道春光確實是到了遲暮的時候了。難道你想用你那最短的生命，在我的面前，作那一瞬間的嘲笑嗎？你紛紛的飛往牆那邊去，難道你真以為春色，還在鄰家的花園裏嗎？

太陽漸漸地升高，熱度也漸漸地增加了，綠樹成陰的葉子，都畏着大的威焰，有的倒垂下來，有的向外捲縮着。這時候的柳絮，愈加飛得起勁了，我抬起頭來，無意中看見了一圓球形似的柳絮，從東邊飛到西邊，將要落地的時候，又被輕風扶起，牠於是慢慢地飛到我這邊來，終久落在我的身上。我看見了，覺得非常奇異，我於是把牠輕輕託起，放在我的唇旁同牠接了個深深的吻，我那不值錢的眼淚，一滴一滴的落下來了，



——唉！柳絮喲！你也是和我一樣東飄西泊，無家可歸的嗎？你也是和我一樣靈魂無歸宿的嗎？難道你以為我倆是同病相憐，看我做你的高山流水的知己嗎？不然你為什麼要上上下下飛了許久，終久要飛到我這裏來，粘到我的身上呢？

我因為看見柳絮感着家途的孤寂，就惹起了自己飄零的悵惘，又因為現在的流淚，想起了她昨晚談到她的身世，談到最傷心的時候，我要哭不敢哭的情景了。

### 三

她昨晚在我那裏，起首不過是東扯西湊的談些不關緊要的話，後來不知道我怎樣說了幾句，就引起她談到她自己的身世了，當她談到她的哥哥，身染重病，展轉床褥的時候，那時她正要從家裏到M城來，也就是他倆生離成死別的一次。她說她的哥哥，總是依依不捨，也不說什麼，只用那雙久病無神凹下去的眼睛，不動的直視她的面龐，後來她要動身了，她於是靠近他的身旁，帶着一種安慰的聲音說：

「哥哥！我現在要走了！你的病靜養幾個禮拜，就會復原的。我們學校裏放暑假也快了，我等放了暑假，就要回來的。」

她說她的哥哥聽了他說的話，過了一刻，始慢慢地開着眼睛對她說：

「你走罷！你自己留心你自己的身體罷！」

她說他這兩句話還沒有說完，他那兩個乾枯的眼角裏，湧出了兩點潮濕的淚痕。

我聽到這裏，鼻孔一酸，背上一冷，喉嚨一硬，我那小孩子的替人同情的眼淚，止不住的流出來了。我那時因為怕她看見，愈加惹起她的傷心，後來只好拿條手巾，遮着我的臉兒。且喲！你要是留意的，你總還記得當你談到你哥哥流眼淚的時候，我在盒子裏面，拿了一方潔白的手巾，放在我的眼睛旁邊。且喲！你就是記得我拿了一條手巾，何曾知道我會躲在那方手巾裏面，流那些替人同情的眼淚呢！又何曾知道我那條買來還沒有用過的手巾，染盡了那些純潔的同情的狼藉的淚痕

呢！那條手巾，我是永遠不洗的了！在我的生命未消失了以前，我是捨不得把我這種心靈的弱痕，使牠輕輕地消滅。

我把眼淚拭乾了，抬起頭來，看她一眼

——唉！她的面龐，是何等的黯淡而憔悴呵！

本來她平日就是表現着憔悴的，所以我常常勸她，要她把心境放開一點，因為她昨晚談到傷心的時候，愈加顯得黯淡了！窗外的微風，把她兩旁的短髮，吹得掉下來了，襯着她那慘淡的面龐，看了更加使人傷心。但她的口裏，仍是在那裏繼續的動着：

——我到放了暑假的時候，我以爲我的哥哥的病是好了的，所以我買了許多的菓子送他。但我那天坐在火車裏面，不知爲什麼心裏非常的慌張，總是不住的亂跳，我想大約是天氣太熱了的原故。等到了我的故鄉，進我家裏的大門的時候，只看見庭院荒涼，人聲靜寂。我那時就很奇怪，爲什麼只一個月沒

有回來，竟成了這幅冷落門庭的景象呢？我想到這裏，已經走到第二重門的附近了，我首先望見的，就是春兒——哥哥的兒子——的奶媽，她看見了我，說一句

「小祖！你回來了！」

我那時不管她說些什麼，開口就問她一句：

「哥哥的病好了嗎？」

她聽了我的話，半吞半吐的答應不出來。我知道事體一定不佳了，就兩步做一步的，走往母親的房裏去。母親一看見我，就大聲的哭起來了；

.....

我聽到這裏，我也不替她傷心，也不替她哭泣，因為她的談話，把我那嚴閉的心幕，一層一層的拉開了。

## 四

前年放寒假的前一個禮拜，我接到家裏一封信，說三舅舅死在長沙，現在已經搬運回來，葬在桐梓塘的山上了。我看完了那封信，不知道哭了幾久。並且我那時，還做了六首哭他的詩，那幾首詩雖說不算什麼佳作，我想總可以相信是真情流露的了。我記得最傷心的是這兩句：

地下若逢先父母，

休言遺孽尙頑癡！

那年寒假，我是坐火車回去的，下了火車，就騎着一匹打不動的病馬，所以等到離家還有半里路遠的桐梓塘旁邊過身的時候，已經是黃昏風雨的時候了！我走那裏經過，首先使我注意的，就是三舅舅的一坯黃土的新塚了，那時的夜色，已經蒙遍了大地，陰陰森森的幾株松柏，表現一種神秘的可怕，遍山的樹幹，都是瘦骨稜稜的空枝。山上的紅葉，地下的衰草，都是表現着被嚴威的冬神，征服了他們

的生命，就是那兩株最大的枯楓的顛上，還有幾片半紅半黃的葉子，但被那蕭瑟的夜風，吹得息索作響的時候，也在那裏哭他們末日之將到。所以我在那時，就一氣呵成做了一首吊三舅父詩。後面兩句是：

半載歸來無別睹，

空留新塚向黃昏！

唉！這樣的句子，是何等的淒涼呀！

從三舅墓前到家裏，雖說不上一里路，但是因為「馬遲人意懶」的原故，做了一首詩以後，低着頭又沉沉默默地亂想起來。

——我今年暑假在長沙住的時候，三舅父和三舅母天天總是吵嘴，沒有過一天安然的的日子，倆個人都說了一些不大好聽的話。「相罵無好言」，那也是自然的，不過我想三舅母要是知道三舅父今年就要死，我看她無論如何，也要忍勞耐苦一點，去順他病人的急躁的脾氣了。到現在三舅母又何嘗不後悔呢！

可憐的三舅母呀！是何等的年青呀！是何等的嬌養慣了的呀！現在一個人養兩個都不能走路的小孩，這怎樣扶持得下呢？我想到那兩個遺下來的弱兒的情景！又感到自己的苦況了。

我正在這樣想，到了我半年未到的舅家的門前了！我進門的那一刻，已經到了夜色模糊的時候。我首先在燈光下望見的，就是那愛我如子的慈心的彭二舅母。

——大杰！你回來了！今天的火車，怎到得這樣遲？外面的夜風，恐怕吹得很緊罷！你先烤一下火，再到你三舅的靈前叩頭罷。

我隨便對她應酬了幾句，就跪在三舅舅的靈前了。我剛叩了一個頭的時候，就聽見我的外祖母大聲的哭道：

「杰兒！你只有半年沒有回來，……」

我只聽見一種悲慘的聲音，也不知道她說些什麼。我那時傷痛到了極點，所以

我只叩了兩個頭，就起來走到外祖母的房裏去。她一看見我，愈加大聲的傷心的哭起來了。她那胖胖的臉兒，流滿了狼藉的淚痕，肥厚的雙唇，時啓時合的動着。我那時真不知道要怎樣纔好。我平常雖說喜歡流淚，多半是吞聲飲泣的狀態，只有那天，也就陪着她大聲的哭了一頓。

二舅母看見我初從外面回來，接着這樣傷心，恐怕又惹起我的頭痛。所以她走到外祖的身邊，嗚咽的說：

「媽媽喲！你老人家也不要哭了。他今天才回來，恐怕連午飯還沒有喫，在馬上走了這遠的路，恐怕身子也凍僵了。你老人家接着這樣的大哭，弄得他也莫名其妙，大杰喲！你也不要哭了。」

她說到這裏，又抬起頭來叫着：

「玉媽！去端一盆水來給杰少爺洗臉，來了客，又不拿茶，又不端水，也圍到這裏看，這裏又沒有唱戲。」



二舅母說到這裏，毛姨媽插嘴道：

「大杰！你到這邊來烤火，把桌上放的那碗沖雞蛋，喝點鎮定你的心罷！」

外祖母聽了她們的話，停住了哭泣，但仍然帶着一抽一抽的餘咽，我洗了臉，我的姐姐抱着曙兒也進來了，姐姐看見了我，急忙的要曙兒叫我。

「你叫舅舅，你認識這個年年在外面讀書的舅舅嗎？」

我即刻的站起來，對姐姐問道：

「你現在爲什麼還在這裏住呢？」

「你的外祖母，看見你三舅舅死了，天天總是傷心，所以我們特地要她把曙兒帶來住幾天，安慰安慰你的外祖母，」

毛姨媽幫姐姐答覆了我，又對着曙兒說：

「曙兒！你叫了舅舅，他就拿蛋糕給你喫呢！」

曙兒那時雖說有了兩歲半，長年在外面飄蕩的我，一共沒有見過四次，所以他見

了我，似乎帶一種「笑問客從何處來」的態度，我伸手去抱他的時候，他把他的頭斜到他母親的頸後，連忙叫道：

「媽媽！出去！媽媽！老爹去！」

那時的外祖母，已經是沒有哭泣的餘聲了。聽見曙兒說要到老爹去，即刻的站起身來，在我姐姐的手裏，把曙兒抱過來了。我在我的藤籃裏面，拿了兩個蛋糕給他，他有了蛋糕，仍是向外祖母繼續的要求。

「老爹！出去！老爹！出去！」

外祖母恐怕違反他的心意，惹起他的哭泣，於是抱起他一路說的一路走了。

「他是你的舅舅，你怕他做什麼？你不叫他做舅舅，他明天不把蛋糕給你喫了！」

前年寒假到現在，還沒有一年半，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誰知道那個身強體壯精神活潑的曙兒，於今年八月間死了！我那時接了姐姐的信的時

候，不知道關上寢室的房門，躲在帳子裏面暗哭了幾個鐘頭，但我哭的並不是哭曙兒，是哭我們姊妹的命運，要苦到這個極點，我那時本想做幾首詩哭他的，因為傷心過度，反而寫不出一個字來，後來做了兩句對聯式的東西。

早死原宜早死。

不生何如不生！

我看這兩句，雖說只十二個字，我那傷心的情緒，恐怕已經表現得不少了！我想到這裏，不由的歎了一聲長氣。

——唉！夢幻的人生，神秘的人生，恐怕誰也是不能解釋的了！今年我們在這裏一天一天的鬼混過去，到了明年的今日，誰也不知道誰的情形了；我這樣地歎了一口氣，把我的思路打斷了。且仍是在那裏呢喃不住的說着，我因為有了一刻沒有用心聽，也無頭無緒的不知道她說些什麼，我現在似乎還記得她在最後說的兩句是：

「我回去了，我的嫂子送一枝自來水筆給我，說是我哥哥死的時候，要她送我

做紀念的。」

除了幾句現在還在我腦中盤旋以外，其餘都莫名其妙了！

.....

.....

## 五

我坐在柳樹下面，正在那裏回憶昨晚的情形，下課的鐘聲，把我的思路打斷了。我抬起頭來，恰好她和C君並排的從我的身旁走過去，她的面龐上，確實還帶有一種餘愁的痕跡，兩隻小小的眼角的旁邊，還有一點潮濕的紅潤。因此我可以斷定她昨晚在我那裏回去以後，仍是繼續的回憶她的往事，痛惜她現在的身世了！她昨晚的枕頭上，又何嘗不被那些思兄悲己的淚痕濺透了呢！千錯萬錯，是我不應該用那無頭無緒的話，去攪亂她的心曲了！

且啣！我希望你以後，不要憶往傷今的，去攪亂你那清靜的心靈了。神秘的

人生，有誰能夠解釋呢？唉！時如流水，人壽幾何？我們得過一日，且過一日罷，死的任他死，生的任他生，死生有什麼要緊呢？不過我們在未死的以前，找一點事情，作我們精神的安慰。你不是說過「藝術能安慰人生」嗎？我希望我們以後，就努力向藝術的路上走罷。

她們兩個，已經走得不見了。我慢慢地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一步一步的向我的樓走去。

太陽被一縷浮雲遮沒了，風也停止了。只有飄泊的柳絮，仍是飛遍了茫茫的大地！

### 春的末日

## 懺悔

沈悶的天際，浮着幾點白雲。害羞的太陽，被淨雲薄薄地蓋着，發出一種慘淡可怕的陽光，隄上的幾樹衰柳，被風吹得搖曳。滿山的秋樹，皆葉落得如赤裸裸地的空枝了。山下一帶的村莊，除了那上下三重白圍場紅門樓駐了司令部的那家屋頂上，有一段灰煙迴繞以外，此外皆是門戶皆空寂寞無人的了。隔山的槍聲，仍是繼續的響着。秋風却愈刮得利害，把滿地的沙塵。都吹起在半空中飛來飛去，發出一種可怕的聲音，好像很忿怒的替民間叫苦。

山旁的平地上，倒着一個槍傷的兵士，地上萋萋的衰草，已變成很有生趣的紅芽了。他的面上現着淡白的顏色，大約是流血過多的原故。因為槍彈沒有取出，故啐痛的哀聲，不住的叫着。他的身旁站着一個頭面瘦黑衣服污穢肩上背着一桿空槍

的少年。面孔上帶着一種很慌張的態度，一望就知道是前敵敗退的兵士了。這個少年對那傷兵凝視了許久，口裏發出一種很悲慘的聲音：

哥哥喲！現在到底怎樣辦呢？紅十字會的人，一個也看不見了；前面司令部的  
人，也走得沒有幾個了。現在做老弟的，實在也想不出別的好辦法來。

兩人互視不語，四隻眼眶裏，自然的流出了幾點熱淚，發出無限的金黃色的光線，彼此對射着。風聲槍聲，仍然在那裏互相的呼應，愈顯得慘淡淒涼。後來那受傷的兵士——竹青——忍着痛慢慢地說道？

『松青喲！我個人這一世，算是過去的了。但是這也無關緊要，我想我死了，  
恐怕沒有一個人是不喜……』

哥哥！你不要這樣心焦，你這樣想，反使你的傷處不利。還是想辦法罷！  
竹青不等松青的話說完，即帶怒的接着道：

『松青呀！你不要這樣安慰我罷！我現在覺悟了，我現在知道當兵的罪惡了！

但是我現在覺悟，時候已經遲了，我看你還是個年壯男子，你若是現在覺悟，還算早呢……」

他說到這裏，現着很疲倦的樣子，把雙眼慢慢地閉着，作那片時的休息。他的眼睛雖閉得很緊，但那兩行傷心的清淚，却仍是不住的流了出來。

「哥哥喲！你不要這樣傷心，你是這個樣子，叫做老弟怎樣過得呢！竹青裝着沒有聽見他的話的樣子，仍慢慢地把兩眼張開看着松青。」人誰無父母兄弟朋友。我記得前年三月，我倆人竟拋却天倫之樂，到長沙去當兵。以爲是不勞而食，吃着太平糧，每月還弄得幾塊洋錢，舒舒服服地過日子，比鄉間做長短工的要強多了。你看到現在，差不多兩年了，一共發了幾個月薪水呢？我記得前年十月，湘鄂戰爭開差的時候，發了個半月的餉：此次開拔，發了一個月的全薪，除此以外，不是拖拖欠欠就是一塊五角了。你要知道我們開差要發錢的原因，是因爲要我們的性命，作司令官的指揮和玩品，就是一月半月的薪水，



又有什麼用處呢？我們到了前敵的時候，不顧生命的向前衝着，我們這樣到底爲的是什麼？爲的是救國救民？但是對着我們放槍的，也是這樣做，這樣想，爲什麼救民救國，要這樣自相殘殺呢？總攻擊的命令一下，不管你怕不怕死，家庭裏有不有嬌妻幼子，橫豎後退的，就要斬首示衆，試想一想這個發命令的拿指揮刀的，到底是什麼人呢？是救民救國的首領嗎？是吊民伐罪的偉人嗎？我們爲什麼要犧牲一切，替他們送死呢？爲什麼那些司令官，都安然地在後面駐着，勝了就前進，敗了就先着我們向後跑呢？在我未受傷的零秒以前，我還是一點沒有看穿，仍是不要命的向前衝着，現在性命犧牲了，我也覺悟了！」

竹青因爲上面的話說得太長，講到此處，已現再說不下去的樣子。傷處的血，仍是繼續的流着，草上的鮮紅液體，已變成紫色的固體了。面色漸由淡白趨於蒼白，愈覺得使人看了可怕。他的傷處，因爲說多了話，覺得比前更痛。曖啾的呼聲，使松青聽了愈覺難過，只好背着流淚。他的哥哥因爲痛得利害。用雙手捧着傷

處，在那裏時起時倒的動着。松青用衣袖拭乾了眼淚，對着竹青道：

『哥哥喲！你所講的話，真算是新奇的教訓，人非木石，聽了這些話，恐怕沒有一個不感動的了！但是現在你既痛得這樣利害，還是靜臥片刻，等等看有不有紅十字會的人來爲好哩！』

竹青聽了松青的話，帶着很勉强的笑容道：

『你想我活嗎？你爲什麼還要這樣坐地安慰我呢？……』

『我實在是不要你這樣傷心，免得傷處更痛。你因到了這個樣子，就愈想愈深刻了！』松青急接着道。

竹青不管松青說些什麼，仍是繼續以前的工作。啓他那淡白的雙唇，慢慢地動着。

「我還記得湘鄂戰爭時，湘軍敗了，我同了四個同事，就從小路跑到岳州的鄉裏去打起發。先找到了一家姓楊的大戶，在進門以前，我們就連放了三槍。等

我們到他的家裏，他的一家老小俱逃得一個也沒有了。我們因為沒有捉到財神就大起奮怒，將他家裏的棹椅，都打毀堆了起來。上面洒着洋油，引着火柴，於是就大燒起來了。到我們出門的時候，大家都說怕他家的人來救火，於是我們就在門口將槍連響的亂放，看見火出了屋頂，始慢慢地走了。我們這次因為沒有捉到財神，於是在路上慢走慢談的作臨時的會議。大家俱謂到人家門口，不應放槍，不如起初裝着很和平的樣子。後來到了劉家，我們就很從容進去，他家主人，很客氣的招待。殺雞買酒，忙個不了。吃了飯以後，我們就同那家主人很和氣的向他借路費。那家的主人，馬上到房內拿了四塊錢，五十銅子，放在棹上，用很柔和的聲音，對我們懇求道：

『老總喲！你們真的辛苦了！要路費也是應該的。我們小百姓因連年的天災人禍，也一年不如一年了，現在好歹的……』

他那句話還沒有說完，砰一聲，去年打死的那個老趙放了一槍，衝穿屋頂

了。嚇得他一家老小，哭的哭，喊的喊，那個主人，想由後門逃出，被我和老楊捉住，問他是要錢是要命？……」

竹青因爲上面講了許多，說到這裏，不得不休息一下。故他慢慢地閉着眼睛，在那裏急喘地呼吸。

松青看見他的哥哥說話很吃虧，用很小的聲音對他安慰：

『你說的這些事，我都知道，請你不要再說，還是休息的好。』

『松青呀！你不要我說這些事。我到了這個時候，叫我怎樣忍得住不說呢；這個時候不說，再等什麼時候呢。』

他說了這幾句，就繼續前面未完的工作。

『我和老楊捉住了那個姓劉的，後來經旁人說好說歹，用金戒指金簪子等類的東西總共湊了一百三十塊錢，於是我們就很得意的走了。你看他們那無辜的小百姓，我們爲什麼要燒他們的房子，捉住他們要洋錢呢？爲什麼對於他們有這

樣的深仇積恨呢。爲什麼有了一桿槍，就無惡不作呢？爲什麼他們失了錢的，仍是富貴；我們得了錢的，還是窮得無衣無食呢……」

竹青的傷處，已流出血來，只生出許多的紅色的氣泡。因爲他已經痛得麻木，也不感着什麼痛苦了。臥在地上，也不像從前的時起時倒，只有手足在那裏動搖，氣喘比從前加急。竹青見了這個情形，愈覺得說不出話來，只背着拭淚。

沈靜了一刻，竹青側着頭，將他的眼睛慢慢的啓開射着松青，帶着模糊的音聲說：

『松青喲：我快要死了！我希望你趕快解甲回去罷！你回去了，對母親說：我已經死了！要母親千萬不要掛念我！不要替我洒一點傷心的老淚！家內還有三畝薄田，你勤儉的耕着，用心的扶持老母，我想……這也……是很快樂的！……可惜……可惜我：我不能……！』

竹青說至此處，他的聲音，漸漸的模糊到聽不見了。喉腔內的啞，一上一下的

響着，手足也不大動了。只有兩眼，仍然流着如泉湧的淚。

正當這個時候，前面山旁的樹林內，飛奔似的出來了幾個兵士。看見松青站在一個急於要死的人的旁邊，在那裏流淚。他們很慌忙地叫起來。

松青的！你怕不怕死呢？難道你們死了一個，還想死第二個嗎！你知不知道我們第三連的黃連長打死了！你現在還不快跑呀！北兵已經過河來了！

西風愈吹愈大了。太陽仍是被浮雲緊緊地的閉着，似乎急於會下雨的樣子。灰色的空中，現出一種陰慘可怕的状态。只有隔山的槍聲，蕭瑟的秋聲，和那逃兵的脚步聲，在那裏互相地遙應。

甲子雙十日的晚上



## 究竟是誰擯棄了伊？

今日的天氣，算是清明極了！春風裏面的桃李，正開着嬌豔的鮮花。窻子旁邊的垂楊，搖曳着嫩綠的青絲，加以那種和暖的陽光，夾着微香的小風，都在那裏助長世界上青年男女遊春的興趣，但飄蕩無依的我，看了這些景緻，反惹起我一種孤獨的悵惘，似乎這種薄寒輕暖的春光，比那蕭瑟的秋天還要可怕，我現在因為看了棣弟的來信，就想到你愛我而不愛你的你了。我現在因良心的譴責，朋友的譏諷，家庭的唾罵，覺得真對你不起，真十二分的對你不起，我恨不得想跪到你的面前，請求你原諒，請求你責罰。我雖然是這樣地想，但是自我主義者的我，絕對不承認我這次的事是做錯了的，我只希望你了解我的內心，原諒我的苦衷。我這次的舉動，似乎太魯莽太薄情一點，失了你的面子，失了我兩家的交誼，但是這也怪不得



我，這是我受了良心的驅使，愛神的指揮，千怪萬怪，只怪得我倆的父母，幸而我的父母死了，對於我這次的事情，減少了許多阻礙，這雖然是你的不幸，又不得不是我的九死一生了。但是你的父母，都如椿萱般的茂蔚，你現在到底是怨他們，還是怨我呢？

## 二

我在三歲半的時候，因為我的外祖母與你的母親有點瓜葛的親戚，兼以我的母親與你的孀子有很厚的交誼，所以就在那年冬天，他們將我倆的終身大事，婚姻問題隨便的訂成，作他們戚誼加厚的紀念了。我是十分的相信，我現在仍是十分的相信，我的外祖母和我倆的母親，絕對沒有害我們的觀念。她們這一片慈心，正是愛兒女熱烈的表現，你那時比我稍小，恐怕現在也記不起那時的情景，我雖說比你大幾個月，也記不得很清楚。彷彿那天的那個媒人，在我的外祖母和我的母親面前叩頭道喜。我的表兄，在門外放爆竹，當時我的二舅母笑我，我有點害羞，我就很快

的跑開了，以外的事，現在都不記得，就是上面的情形，也不過是我腦海中模糊的照片。

時光過得真快，我那時七歲了。我總是很得意的向着我未定婚的表兄弟，表示一種驕傲的狀態，對他們發出一種譏笑。我還記得我有一天，正在那裏談這些事情，我的母親聽見了，對我說：

『你不要笑他們，你以為你定了婚，就高興的了不得，我看你天天是這樣的閒蕩，一句書也不讀，恐怕傅家聽了，他的女兒，也就不把你了！』

我現在相信你的父母，一定沒有這種意思，尤其是你沒有這種意思。但是我那時年紀小，聽了我母親的話，就有點慚愧起來，我以後就不談及這些事情了。就是我的舅母她們談到你的時候，我也裝着沒有聽見的樣子，慢慢地向旁的地方走着，她們總是這樣地笑道：

『他長大了幾歲，也就怕起醜來了。』

秋初的下午，我同着我的幾個表兄弟，跑到你家門口去看我們鄉裏流行的漢劇。沒有看到半點鐘，我的表兄對我說：

「你看！坐在那門旁的櫈子上的那二位姑娘，不都是傅老孃的孫女嗎！」

我那時雖說只有十歲，我的腦筋已經起了作用和變化，我當時聽見我表兄的話，外面只裝着看戲的樣子，兩隻眼睛，只是不住的向你們那裏瞅着。我因為沒有看見過你，所以偷看了許久，還是不知道那一個是你，後來只好把你們三個人的影子，都照在我腦海裏的底片上，那晚我回了家，睡在床上，慢慢地想着。今天看見的那三個，坐在兩頭的，雖說不美麗，却也整潔。只有中間那一個，却帶了幾分醜氣。我那時雖說是這樣想，沒有什麼作用，也沒有什麼野心，絕對沒有想到那個坐在中間的就是你。所以只過了一刻，也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 三二

我在中學讀書的那幾年，因為環境的影響，時代思潮的牽引，看書的結果，就

十分的相信那婚姻爲人生的終身大事，應該得男女雙方的同意。於是那自由戀愛的四個字，就深刻地印在我的腦筋裏了。因此我在中學二年級的時候，對於我倆的婚姻問題，自然而然的起了懷疑。

前年的暑假，我考取了C城的T大學了。智識一天一天的增加，判斷力也漸漸地加強。於是我對於你，就起了一種解約的決心。所以我那年寒假回去，就和我的外祖母磋商，想把你送去讀書。我那時要送你讀書的意思，並不是說你沒有讀書，我就不愛你；也並不是說你沒有到外面的學校裏來讀書，我就不愛你。我的意思，是說男女雙方沒有同意，是不能結婚的！不能結婚，只有解約的一法。我怕你不自這種婚姻的原則，若是無故的宣佈同你解除婚約，當然使你痛苦。所以我想送你到外面的學校裏讀點書，等你知道一點外面的情形，婦女的趨勢，那時再和你交涉，想你能夠互相原諒。但我的慈愛的外祖母，絕對沒有想到這一層，我因爲這兩年，對我的姐姐常常露出我要和你解約的意見，老眼昏花的她，也曾聽到一點這樣

的消息。她那一次聽到我要求送你出外讀書的提議，她的本心是十二分的不贊成的。她又因為怕這件事做不成，反惹出不好的結果，所以她就竭力的向你的父母疏通，後來竟居然的成功了。故我始終相信，我的外祖母是真實的愛我。她那清水浸着似的慈心，好像夜光杯裏面的葡萄美酒，使我長時的陶醉而留戀。但我現在仍是知道她是這樣的愛我，恐怕她現在對於我的人品，多久就懷疑起來了。我想我那時要你讀書不僅我那老眼昏花的外祖母和我那心精口快的姐姐，不知道我的內心的計劃，就是你自己又何曾知道，又何曾夢想到我那次要送你讀書，是做我倆後日解除婚約的預備呢！

去年二月初三的下午，我送你和念妹去Y城念書，也是我倆長了二十歲的初次見面。你那天的情景，現在還深刻地印在我的腦筋裏面。你穿的是一件你看起来太短我看起来太長的花布夾襖。你那雙纏過的小脚，穿一雙前面塞了棉花的尖口緞鞋。你的意思，以為我們初次見面，你這樣時髦的裝飾，定能夠引起我對於你的愛慕，你

那比黃連還要苦的脆弱的心靈，我真能澈底的了解。後來我看見了你那雙不能表情而可怕的眼睛，我真的要替你哭泣。我對於你，是真正的十二分的憐憫，我絕對的不可討厭你，因為我對於你，已經存了一種不發生關係的人的成見，我可憐你，也不過是看見你是世界上一個這樣可憐的女子，生了這幅難看的面孔，可怕的眼睛，奇異的態度，粗燥的聲音。我現在既不愛你，以後又有那個再來愛你呢？所以我到了Y城，買了一副眼鏡送你，我這種舉動，好像是見了一個可憐的乞兒，給他一個銅子一樣。但是你就以為是我真實愛你的表現，但我何曾愛你呢！我從那天和你相見後，又何曾想過你呢！

#### 四

去年的上學期，我在T大學常常接到你的來信，我因為不愛你，就是回你一封信，也不過是簡簡單單的幾句。後來你的信愈來愈多了，我不敢連續的答覆。以後你每次來信，總是替我解釋，說我功課忙碌。但我的功課，無論忙到怎樣的程度，

又何曾沒有寫信的時間。我因為要是常常寫信給你，又恐怕引起了我愛你的誤會，以後愈加多了你的痛苦，所以我就漸漸地同你疏淡起來。我記得有天接到你一封

信，裏面附了一首月夜有懷的五言詩，後面兩句是：

「半窻寒夜月，獨照異鄉人！」

唉！這樣的句子，是何等的親切而甜蜜呀！是何等的體諒遊子的心腸呀！可謂，「哀而不傷，樂而不淫」了！我反覆把這首詩讀了三四遍，我不覺的哭起來了，我知道你愛我的心情，比我不愛你的成分，還要多幾十萬倍呢。我一想到我後來同你解除婚約的時候，你的痛苦，你的失望，不覺的使我打了幾個寒噤。坐在我旁邊的同學蔣君，看見了這首詩不住的叫好，表示一種羨慕的狀態對我說：

「L呀！你怎樣有這好的命運？逢着這樣多情多藝的女子。只有我這一世，對於戀愛的問題，算是過去的了！」

我那時聽了他的話，不知道要怎樣的回答，好像他知道我這種內心的難言的苦



衷，故意的對我冷嘲熱諷。但是他平日對我是最誠實的，恐怕他也是一種真實的羨慕罷！所以我過了許久，只好慢慢的對他說：

『你說她是個多情的女子嗎？我也相信她是多情的女子，但是你要知道，『多情自古空餘恨』呢！』

我在這樣說的時候，他也沒有用心細聽，正在那裏提高嗓子，搖頭擺尾的讀那句『獨照異鄉人！』

T校放了暑假，我到Y城來了。本來我沒有動身的時候，就接到了你的信，託我買什麼扇子手巾送你。我回信告訴你，說我沒有錢。我無論怎樣窮，價值幾角錢的扇子和手巾，總也可以買得起。要是我是真正的愛你的，我就是沒有一個錢的時候，也要把我的棉衣去當幾塊錢，去買許多的贈品送你，何況這兩件值不得幾角錢的東西呢！後來竟然因為你愛我不愛你的關係，到底沒有買一把扇子和一條手巾送你，這確實是我一生的恨事，你這樣專心專意的愛我，終久得不到你所要求的微薄



的禮物，我也太不體貼你的心思了！這我怎麼對得起呢？

我到了Y城，那天我到你們學校裏，去看我的念妹，真正的不是看你，我因為不敢看你。後來那位聰明伶俐的文珍姐姐，她以為我這次來，完全是來看我的愛人——你——的。所以當我和念妹講話的時候，她就握着你的手把你送出來了。我看見了你，沒有同你點頭，就是我的臉上勉強有點笑容，也是對着那苦心苦慮的文珍姐姐表示她送你出來和我見面的盛意。我那日看見你出來了，我故意把頭斜着和念妹說話。我想你那時的心裏，不知要藏着多少悲哀，你的眼眶裏，不知要盛着多少熱淚。我幸而沒有同你說話，恐怕我問你一句，你就要抱着我的頭痛哭了。後來我走的時候，我忍不住了，我很用力的看了你一眼，你那消瘦的面龐，是若何的蒼白而憔悴，表示一種無限的煩悶和憂鬱。唉！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的內心了！我知道你的內心的痛苦了！後來我走到你們學校的門口，我的念妹對我說，你要我送你回去，我那時何曾不知道車上人多而且擁擠，一個上街不久的鄉女，一個人回去，自

然有許多不妥的地方，但我那時很忍心的向我的念妹拒絕了。我第二天在李家聽萍香說，你昨天因為我不送你，你就躲在房子裏面哭了許久，等到動身的時候，你的眼睛已經哭腫了。我聽了萍香說的這幾句，我的心裏好像刀割一樣。你那時煩悶的情形，抑鬱的愁緒，我都十二分的知道；你那可憐的境遇，不能告人的心思，我都十二分的了解。若是在那寂寞無光的房子裏面，我真要抱着你哭泣，我真要抱着你接吻。但是我這種可憐你而不愛你的心情，你又何曾知道，又何曾了解呢！

## 五

寒假我回到了我舅舅的家裏，我對你種種不滿意的表示，我的外祖母和我的姐姐都知道了！所以她們看見我回來了，就逼着我和你結婚，這件事不知費了許多周折，我的外祖母不知道對我流過多少老淚，我總是表示不願意。但她始終不罵我一句，總是用那慈和的聲音向我細勸。她說我的父母死得早，我現在長了二十歲，當然是要成家立室，就是你有些不好的地方，也是前世的烟緣。她說到最傷心的地

方，聯想到她的女兒——我的母親——臨死時候的情形，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我見了這種情景。也自然的掉了兩點熱淚。我的哭泣，並不能悲哀我的父母，因為父母已經死了，就是哭得再傷心，沒有用處。並且我沒有父母，反使我和你解約的事情容易成功。我哭的是可憐的你，因為我不久，就有一種侮辱你痛苦你的事情對你表示，想到你那時的痛苦和失望，我不覺的淚流如雨了。我的外祖母看見我這個樣子，以為是我想起我那已死的母親。她又怕我哭了頭痛，勸我莫哭，走到上面房裏拿了兩個鮮紅的川橘給我。我那時本不想吃，因為不吃，又怕她難受，所以只好裝作很高興的接起了。我現在始終相信我的外祖母是真實的愛我，她那慈和的面龐，我真想同她接吻。我想長時的投到她的懷裏，作那無知識的小孩的舞蹈。總而言之，我的外祖母愛我的程度，我總形容不出萬分之一來。

那天上午，正是我的姐姐在那裏剪材料，做我和你結婚的衣服。我不是說價錢不對，就是說顏色不好。我的姐姐看見我的故意瞎扯，就同我鬧起來了。我真是無

聊，我把她們剪好的綢緞，都狠心的丟在火裏燒壞了。那時我的姐姐，坐在裏面房裏的椅子上哭着，外祖母躺在靠椅上流淚，我那時的心真破碎了！不知道要怎樣纔好，後來只好跑到我姐姐的跟前站着流淚。這個消息，恐怕到了現在你還沒有聽見過，想你聽到以後，不知又要怎樣悲傷怎樣痛哭呢！

我同你離婚的前兩天的晚上，正是風淒雨緊的時候，我因為明天要出走，所以我那晚，不得不寫幾個信告訴你的父親和我的舅舅伯叔他們。但我拿起了筆，總不知道要說什麼。想說「戀愛自由」，在鄉裏又不大合宜，反惹起他們那些老前輩的唾罵。後來我雖說寫了幾封很長的信，絕對沒有講你一句歹話，沒有一句損失你的名譽的話，想你總都見過了，也用不着我現在來證明。我寫完了信，我的淚痕濕透了我的前襟。我想起了明天的你，我幾乎要拿刀去斫你的父母，聽見那苦雨淒風，好像都是你孤獨的悲哀的哭泣。我雖說知道你是這樣的痛苦，但我為我的前途計，做出這對不起你的事情，也是萬不得已。我那時一想到我明天雨途的跋涉的困苦，

年老的外祖母的慈善的心靈，姐姐傷心的淚痕，你孤獨的悲戚，我不覺的昏迷了！

## 六

我從逃婚來了T校，只知道你是十二分的痛苦，但是猜想不到你痛苦的情形。你是天天哭泣，還是天天歡笑？不知道你是死了，還是生存着？我天天晚晚，總是這樣的亂想。後來接了一封家信，只說「婚已離，費事不小，」以外的，都是寫的別的事情。我看了這兩句，就怪那個寫信的太不耐煩，毫不把你的情形告訴我一點。後來我反覆的想了許久，就決定你是沒有死的了。

我這次的事情，似乎很對不起你，但是你多少原諒我一點苦衷，男女雙方不同意，是萬萬不能結婚的，你現在知道了嗎？你那種誠懇熱烈純潔真實愛我的心情，我到死是記得而且感謝的。但是你這次的痛苦，只能怨那無情的天地，和那真正愛我們而到底不愛我們的父母了！

人生是無聊的痛苦的，尤其是我更覺得痛苦和無聊。你這次雖說失意於情場，

但是你有那椿萱茂蔚的父母，親愛的兄弟，伶俐的姊妹作你的安慰。你這一世，就在這個可愛的家園裏徘徊，也要比那個無父母無兄無妹的和長年在外飄蕩靈魂無歸宿的我，過那淒涼孤寂的生涯，要愉快多了！請你現在再不要做那團圓的夢了！請你重去找你的理想的愛人罷！我很慚愧，我實在沒有做你的理想的愛人的資格。我們爲尊重對方的人格起見，我絕對不能禁止你再找旁的愛人。但是我最後請你饒恕了我，也給我一點人生應享的自由罷！

十四年正月十九日



## 梅姑

一所矮小的茅舍，靠在一個小小的山岡的側面，屋後的山岡上，樹着幾株參天的松柏，和幾叢不知名字的冬青樹，所以在這個小小的茅舍後面，一年四季，都是綠陰朦朧的，特別的顯出一種鄉村奇景。

茅舍的兩旁，鋪着一帶的水田，在這水田的對面，靠山的近處，接二連三的建有幾家住宅；站在茅屋的門旁，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大門的前面，迴環婉轉的抱着一條窄澗的溪流；溪流的兩岸，長着一些衰老的黃草，朝對面望去，兩旁都是凸凹不平的小山，中間夾着一道水田，直接着天光的低處。

這所小屋的頂上，蓋遍了茅草，四壁都是土牆，處在這種自然的境內，確實比那些高堂瓦屋，還要覺得雅緻而清幽。



晨曦落日和早晨晚上全村的屋頂上，飛出來的炊烟，同着湖底的清流，突鬱的山峯，綠樹的濃陰，來去的浮雲，每日總是替這個小小的寒村，點綴了不少的奇景。

這個茅舍後面的山上，有個破廟的尼菴——古佛菴。這個菴子每天要撞三次鐘，他的時間，除了早晨五點，晚上一點以外，就是下午六點了，這是每天不移動的，所以在這個附近的沒有鐘錶的人家，就把這種固定的鐘聲，當做日常的時計。

十月下旬的天氣，已經帶有深秋的氣象，加以黃昏的時候，尤覺得極目蕭寥，茅舍右旁的山旁的樹底下生着一個形容枯槁面色憔悴的少婦，手裏抱着一個快滿八月的孩子，她的附近還有兩頭耕牛，繫在小小的樹枝上。

已經到了白日和黑夜交界的時候，古佛菴裏面第二次的鐘聲，傳遍了這個模糊的寒冷的村落了，在右邊山旁樹底生長的抱着小孩的那個少婦，慢慢地跪在翠柏的樹旁，舉行她那種愛的祈禱。

這個茅舍的主人，是一位年將五十的老農——楊三——和他的老妻——魏媽——他倆的兒子春炳，去年五月投軍去了，一直沒有回來，只有她倆的媳婦梅姑，養育着她的嬰兒，在家裏替她的婆婆料理家務。

梅姑是隔這裏不遠的一個村莊裏面，王媽的女兒。她家裏雖說是個貧家的農戶，沒有送她到外面學校裏念過書，但她在鄉下先生的村塾裏面，也讀過兩年。聰明伶俐的梅姑雖說沒有受過長期的教育，在這種短期的訓練裏面，已得着相當的知識。她對於幼學女兒經這兩部書，都背得爛熟，所以那些敬夫孝母忠君報國的念頭，都深深的刻在她腦筋裏面。她尤其擅長珠算，算盤一到她的手裏，她能夠閉着眼睛落花流水算得一點不差。至於那些紡紗織布料理家裏的雜務，更是她的特長了。所以梅姑在他們那些附近的村莊裏面，家家戶戶都是稱贊她是個女中的健者，同時也對她表示一種誇大的羨慕。尤其是那些無知無識的老婦，一看見梅姑做了一

頂新鮮花樣的帽子，或是稍細新式一點的鞋子，她們總是對她說：

我的姑娘！我的梅姑娘！你爲什麼要這樣的聰敏？爲什麼生出這樣伶俐的手兒？你會讀書，我們這般瞎子，一點也不懂。我們只要看見你做的工夫，就怪愛死我們了！王媽真好福命，養出一個這樣標緻的女兒，一個這樣聰敏伶俐的女兒。

她們說的時候，不是拍着梅姑的肩膀，就是捏着她的脚尖，所以常常把這個身體上起了變化的梅姑，作弄得兩頰緋紅，怪難過的。

去年四月的下午，王媽正給梅姑預備一些出嫁的用品。梅姑自己也正在那裏繡一對鴛鴦戲水的枕頭。剛繡了一大半，隔壁的李三媽劉五媽都來了。

『真繡得巧妙！隔遠望起，真是活動的一般，好賢良的姑娘，』李三媽癡了一般。

『藍緞子的配雜色的絲線，本來就是覺得新鮮的，』劉五媽接着說：

『雖說緞子上容易出色，但是要姑娘這樣的手兒，才繡得出這樣的花兒呢！你

看那白線圍着的黑眼珠，不活得要動嗎？」

李三媽說了這幾句，又在梅姑的手裏，拿起那對繡的枕頭來細看。

「兩位老人家，總是喜歡說好話，這次線本來就不新鮮，兼以我的手又笨，所以繡出來更不如意，你們還要說好，那我更慚愧了。」

「你還要自謙，我想這樣一個神仙似的姑娘，不知要配一個什麼樣的姐夫呢？那個姐夫得了這位姑娘，也不知道他有多少福氣。」

李三媽說完了，大笑起來，隨即把那繡的枕頭，送到劉五媽的手裏，身體上起了特別變化的梅姑，聽了她倆的冷嘲熱諷，不覺得羞得兩頰發熱，滿面泛了一些紅潮的餘潤。

劉五媽接了枕頭，聽了李三媽的諧談，也大笑起來，口太開大了，不覺的掉下一黑色的濃痰，落在繡枕的面上，她笑呆了，梅姑看見了，急忙的拿到房裏明水拭了一頓，花樣變了，鮮色也不新鮮了，那晚足足累及梅姑，哭了一個整夜。

梅姑在那些附近的村落裏面，都知道她是個賢良的女子，所以來和她說媒的人，也就特別的多，畢竟因為王媽與山前茅屋裏面的魏媽，有堂姊妹的關係，所以在去年三月，梅姑就和春炳訂了婚約。

魏媽的家裏，感着人的凋零，春炳也一年一年的長大了，老婦抱孫的心急，誰也知道是鄉夫鄉婦的真情，所以魏媽就向她的堂妹致意，想把梅姑隨便接過了門：一來完了大人的心事，二來也可以替她自己分點勞務。在王媽的意思，覺得楊家裏的人也少，梅姑又是魏媽的姪女，就是現在梅姑的年幾小一點，到楊家去了，總也不至於看輕她，於是也就承認魏媽的要求，允許春炳和梅姑結婚，並且看定了四月十五做他倆完婚的佳期。

### 三

春炳和梅姑結婚了！他倆的年幾雖說都不算大，但這對嬌小的夫妻確也賞盡了人間的樂事！

梅姑奉侍她的翁姑，不消說是孝順的了，她那種有條有理的料理家務，尤其是惹起楊三的贊許。她和春炳表示的那種濃厚的愛情，更惹起魏媽那種抱孫的心情，急切得厲害。

婚後的生活，如流水一般的過去，現在又到了七月了！

春炳雖說是個農戶的兒子，因為楊三只單生他一個人，所以也就送他讀了幾年書。生性聰敏的春炳，雖說沒有受過長期的教育，但他的知識，比高小的學生，還要高超一點，尤其是寫那些普通的信札，覺得非常大方，因此他鄉裏那班高小的學生，也都願意和他做朋友。

那一天下午，春炳自村外歸來，面上微微帶些酒意，一逕走到臥室。

梅姑！請你替我檢點行李，我明天要投軍去。

好好的，爲什麼要去當兵？你看那些當兵的，有一個是有良心的嗎？你家裏飯也有喫，衣也有穿，何必要幹這些勾當？

你弄錯了！我是去考學兵營，我將才在第三小學來，他們今年畢業的那班，有幾個大點子的學生，都去投考，我也想同他們一塊兒頑頑。

什麼叫做學兵營？

學兵營就是一個軍事教育的學校，裏面一面讀書，一面學兵，要是成績好的時候，可以提拔出來當個小小的軍官。我們只要起首有個小軍官的機會，上去就容易了。

梅姑聽了他的話，知道他是去進軍官學校，男兒志在四方的念頭，本來梅姑在鄉下先生那裏讀幼學的時候，就深深地印在她的腦袋裏。

你既然這樣說，我當然不能反對。大丈夫志在四方，你們這些少年，前程是怎樣的遠大呢！難道我們這些無知無識的女子，不僅對於你們沒有什麼幫助，還要阻礙你們的前途嗎？只怕爸爸媽媽不要你去，那就難辦了。

爸爸媽媽不要我去，那是可以說得通的。只是我怎樣捨得你呢？

春炳走近她的身旁，握着她的手，她的臉緋紅了，頭緊緊的低下。

你爲什麼要這樣「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呢？你去了不久當然可以回來。時會時別，也是人生常事，現在何必悲傷。你現在還是去同爸爸媽媽去說一聲罷。看那兩位老人家的意思到底怎樣？

楊三和魏媽聽見他的兒子要從軍，魏媽哭起來了，「好男不當兵」，本是鄉下的慣語。何況楊三就是這一個單獨的愛子呢？後來經梅姑替他把學兵營解釋了許久，他的爸爸始勉強承認了。但他口口聲聲要他早點回來，千萬不要去打仗。只有魏媽仍是執意的不允許他的兒子的要求，她親自把春炳教訓了一頓，又要梅姑那晚在床上，再苦苦的留他一次。

梅姑看見楊三允許了，魏媽的反對，當然不成什麼大問題，她自己也覺得一個男子，在家裏平平淡淡的老死，就是活了一百歲，也沒有什麼意義，所以她對於春炳這次投軍的事情，愈加使她覺得她的丈夫，是一個有志氣的男子，那天晚上她就



替春炳檢行李，補衣衫，忙個不了。春炳也在旁邊幫忙。

你這次出去，我們當然一點也不能阻礙你的前程，不過你在外面要看重你自己的身體，處處要自己謹慎，既然出去了，就要努力，可以回來的時候，也要回來看你的衰老的父母。媽媽將才還說無論如何，不准你去。你要知道，媽媽只生你一個人，看得你起，期望得你切。他們這種心思，你也要常常放在心裏想一想，外面的賢媛美女雖說是多，但我希望你也不要忘掉這個無識無能的我，「家花不及野花香，野花不及家花長，」你的眼前人，確是一朶不及野花芬芳的家花呢！

梅姑流下了眼淚，喉腔裏面露出一些嗚咽的餘響，春炳也有點傷感起來，雙手把她緊緊地抱在懷裏，替她拭乾了淚珠，深深地親了一個吻，梅姑臉上的熱潮，把春炳的心靈薰染了。

我的梅姑，我怎樣捨得你呢？我明天不能動身了！

一個男子，爲什麼要這樣牽牽掛掛的？到了那裏還是可以回來，你口裏說想起

我，有什麼好處，要你自己出了頭，替父母爭點光彩，那時我就死了，也在地  
下高興。

我去了當然是要努力，我想兩個月回來一次，或者因為有特別的事情不能回來  
的時候，我想無論如何在一年以內，要回來看父母和你一次的，我要是有了一  
年沒有回來，那我就死在沙場裏面了，……

還沒有出去，就說這些不吉祥的話，你們男子，總是喜歡故意這個樣子。

我要是有了大半年沒有回來，你或者已經生產了。你那次不是當我說過，那個  
東西有兩次沒有來了嗎？你要是生了男孩的時候，就叫他做明兒；生了女孩，  
就叫她做雲兒，這件事你千萬要記着。

我希望你在外面，常常念及你的垂老的父母，和你說的明兒或雲兒，我自己也  
用不着你擔心。

梅姑的眼淚，又流下來了！春炳看見她這樣傷感，即轉笑的安慰她。

你何必傷心，我到外面，怎樣不想及你呢。我現在想了一個方法，我們分別以後，我倆的精神，仍是互相貫連的，……

什麼法子？

古佛菴裏面，一到下午六點鐘，就要撞鐘的，你每天聽見這個時候的鐘聲，就跪在地上做一種愛的祈禱，你的口裏念着：

「我的春炳！你知不知道我此刻正在這裏念你呢？」

我每日下午一聽見軍隊裏六點鐘點名的角聲的時候，我也舉行一種同樣的禱告，只把「我的春炳」改成一句「我的梅姑」就妥了：我想我倆是這個樣子，無論隔得多遠，由我倆內部的心靈，可以認識我倆的存在。我倆的肉體，雖說沒有時常接近，我倆的靈魂，不是永遠熔會在一塊兒嗎？假使我有了一年沒有回來，你就可以停止，因為那時我一定是死了的。

好好的，又這樣亂說。

我這種方法你說好不好？我看再文雅也沒有了。

好是好，似乎太麻煩一點，未必天天會記得。

要不畏麻煩，又要天天記得，纔能夠表現我倆互相愛念的真情呢！

春炳和梅姑都笑起來了，梅姑又開始補衣裳，春炳自己在那裏細被包，預備明天一早動身。

#### 四

自春炳去投軍以後，梅姑格外加意的奉侍她的翁姑，但是魏媽對於她，就不比從前那種優待，時常帶有一點嘲諷的鄙視了。

每當鄰居的老婦，來問魏媽春炳爲什麼要去投軍的時候，魏媽總是帶怒的對梅姑發氣。

一個年輕的女子，留一個新婚的丈夫也留不住，還有什麼用處呢？

等他去當兵，後來經炮子打死了，那時纔來後悔。我只有一个兒子，要是有點

一差二錯，我是要和那個婆娘拚命的。

魏媽對梅姑，雖說有這種鄙視的趨向，但是她知道梅姑身懷有妊了，假使她生得一個可愛的孫兒，也可以娛樂她那孤寂的暮境，因此魏媽對待她，還比不上鄉中那般婆婆虐待媳婦的苦況。

梅姑近日的生涯，老是這樣平平無味的度過，深閨獨宿的孤寂的悵惘，也是不能告人的壓着心田暗受，至於和春炳約好的每天下午舉行的那種愛的祈禱，在梅姑一方面，不消說是按時舉行的了，因此聽古佛菴裏面黃昏時候的鐘聲，到是梅姑每日的一件正事。有一天下午她正跪在地上的時候，被魏媽看見了，問她做什麼，她支吾地沒有說得出來，少不得又被魏媽搶白了幾句。

魏媽對於梅姑那種時冷時熱的情形，梅姑一天一天地看出來了，但她對於魏媽，愈加比從前奉侍得謹慎而周密。

和平常過得一樣快的時光，繼續的隨水流着，半月去了！一月去了！兩月去

了！三月四月又去了！不知不覺的現在已經到了十一月的中旬！

春炳自去了以後，人也不來，消息也沒有，累得他的父母和梅姑，天天站在門前失望。

他出去的時候，對他的父母和梅姑曾經說過，他過兩個月就要回來一次，現在已經四個月了，仍是渺無音信。父母想念兒子的苦心，當然是心靈深處的表现，尤其是梅姑一個人在床上展轉的時候，她總是亂想起來。她想他現在是病了，或者是打仗去了。她又想到假如他是打仗去了，要是在前面打先鋒的時候，一個人的性命，簡直是地上的一隻馬蟻一樣。她又想到戰時可怕的情景了，——鎗炮的響聲，傷人的慘狀，敗兵的兇猛，俘虜的哭泣，——她想到最可怕的時候，兩隻眼眶裏，總是不住流下幾行熱淚，滴在她的孤枕的上面。

梅姑近來的形容，愈加黯淡了！春炳不回家的失望，在她的腦筋裏，藏着無限的恐怕和危險，但是古佛菴下午六點鐘聲一響的時候，那種愛的祈禱，仍是誠懇的

舉行。

一天下午太陽快要下山的時候，梅姑正在廚房裏燒飯，楊三也在田裏工作回來了，只有魏媽，在鄰家張姑娘家裏談天。

門外走進來了一個少年，向楊三恭敬的點了一下頭。

楊三伯！你老人家，近日貴體平安嗎……？

託福！你不是王少爺嗎？你是什麼時候來的？春炳爲什麼沒有和你同路？梅姑！來了客，快端茶來！

梅姑端茶在廚房裏出來時候，王二即刻的站起來：

嫂子平安！

梅姑看見她的丈夫的同伴回來了，他自己沒有回來，不曉得他是怎樣的情形，強烈的恐怖，自然的引出了她幾點眼淚，所以他聽了王二的話，沒有回答，過了一刻，始慢慢地說：

借福！請坐罷！

王少爺！你現在回來了，我的兒子爲什麼不來？我的家裏人好嗎？

王二把頭一抬，看見梅姑帶着一幅憔悴的面龐，淚濕的雙眼，看着楊三伯後面楊三伯和梅嫂子，千萬可以放心，他在那裏的人，比在家裏還要好些；現在他又高升了，我今天是特來送喜信的。

梅姑雖說知道王二是生客，但她終久忍不住了。

他現在人到底在那裏，爲什麼一去就是渺無音信的？高升也好，不高升也好，應該帶個信回來。

是的！我今天就是來送信的，我們去了過了兩個月，本想回來打過轉身，後來沒有請准假，所以就不敢動身。上月總司令部來了個命令，說要新編一旅精兵，到北方助戰，要在我們學兵營裏面，考十個成績好些的人去當排長，春炳兄竟考了第三，我們同去的九個，只有他一個人高升了。本想回來一次的，因



爲總司令部的命令，催得急於星火，所以他只好跟大隊，於冬月初一，開往河南去了。我送他上車的時候，他要我回來送個信給伯父伯母和嫂子，要你們千萬不要想起他，他在外面處處知道謹慎的。

梅姑聽到這裏，又吊下幾點眼淚來。……

好好的，又哭什麼？王少爺來了，又不去找煙袋！

楊三伯！隨便一點，我這裏有紙烟。

王少爺！他們現在到底開到那裏去？

他們先到河南，同陝西軍隊會了伴的時候，恐怕還是一逕開往山海關去罷！

他們是去打外國人，還是打土匪？

中國的軍隊，在鄉下駭百姓，就凶猛得很。一見了外國人，骨頭也駭軟了。

那裏還能夠同他們打仗呢？打土匪也用不着這樣虛張聲勢。現在的中國，還

不是你打我，我打你，看那個打得贏，就那個做大總統呢！

自己打自己，我看還好一點；我想春炳自己是保得自己住的。要是打外國人，我就有點不放心了。

他說到這裏，又翻轉頭來。

梅姑！你去做碗齋麵，給王少爺嘗點罷。窮人的家裏，什麼東西也沒有，真對王少爺不起。

我的肚子是飽的，一點東西也不能吃。時候也不早了，我現在要回去，沒有事的時候，再來替伯母請安罷。

他們倆個一面講，一面出了大門，梅姑也送出來了。精細的楊二，恐怕春炳有什麼私事，要王二告訴梅姑，所以他不得不迴避一下。

王少爺！我不送你了。你慢些走，沒有事的時候，也到我家裏來坐一坐，家裏雖窮，茶是有一杯的。

他說了這幾句，就進來了。於是梅姑和王二又攀談起來。

王少爺！你什麼時候，再到那裏去？你去了，有機會看見了他，千萬要他回來一走，他的父母是多麼念及他呢！

我大約是明年正月十六動身，我本來想今年走的，我的母親碰命的要留我過了年再出去。我就是去了，恐怕也難得看見他，他現在恐怕已經到了山海關了。他上車的時候，要我替嫂子說，他說他在一年之內，無論如何也回來走一次的，我們是今年七月去的，明年六月暑假的時候，她一定會回來。

王二走得很遠了！她站在那株黃葉落盡的梧桐下面，癡癡的想起來。她覺得她的丈夫，確是一個有志氣的青年，現在就到底比別人不同一點。他要是就是這樣的向上面努力，後來或者可以替父母爭點光彩，自己也落得一個夫貴妻榮的口號。但是她一想到兵兇戰危，性命危險的時候，不覺的又增加了許多恐怕的心情，在她腦袋子裏旋轉。

夕陽落得只有一半了，山旁的小路上，牛羊都慢慢的走起回來，兩旁山上的樹

叢，都是赤夥夥的空枝，只有屋後的幾叢，仍是青綠得像夏天一樣。前面那條溪流也只有很淺的水在那裏流動，村莊的屋頂上，發出來的幾處炊煙，確實造成了這個寒村的暮景。

梅姑看了這種蕭條的景緻，心裏愈加傷感起來。所以她沒有等到古佛菴裏面的鐘聲，就跪在地下做起愛的祈禱來了。

我的春炳！你知道我念你的苦心嗎？你知道我晚上一個人在孤衾裏面，替你流了多少眼淚嗎？大丈夫志在四方，當然不應該戀守兒女；但我看了這些淒涼的情景，叫我怎樣不想到你的身上去呢？你的母親自你走了以後，待我一天也不比一天。娘家也不准我去，幸而公公看得起我，常常憐憫我一下，我在明年二月，就要生產了。到底還是明兒還是雲兒，現在有誰知道呢？現在快要過年了，你在外面聽到淒涼的臘鼓的時候，也想不想到深閨裏難眠的少婦呢？

## 五

在別人看起過得很快的時光，在梅姑過起來覺得很慢了。她恨不得馬上就到了六月，她的丈夫就有回來的機會。

二月中旬的天氣，自然界的一切，都表示一點春意了。梅姑看見那些依依的柳樹，也就暗暗地恨她和她的丈夫空空的度過了這種明媚的春光。

二月的月底，梅姑生產了一個肥胖的女孩。在楊三和梅姑看起來，男女本沒有什麼分別；在魏媽的眼裏，就不同了。她說梅姑不應該生女孩，所以那天有了這件喜事，並沒有放爆竹。

隔壁的幾位老婦，都來替魏媽道喜。魏媽的答詞，竟使那些賀客失望。

丈夫也不留住，兒子也不會生，這樣的婆娘，有什麼用處？我們這樣的家庭，能夠養幾個孫女呢？

旁邊的人都勸魏媽，要她不要把男女分輕重。今年得了孫小姐，明年會得孫少爺的，但是魏媽仍是不肯犧牲她的意見，她覺得梅姑這次生女孩，確實是一件大逆

不道的事情，因此魏媽虐待梅姑的情景，也就一天一天的加緊了。

梅姑近日的的生活，漸漸的痛苦起來。在魏媽的面前，任你是怎樣的勤儉謹慎，總是得不着她的歡心，分明菜是鹹淡合宜，她不是說太鹹，就是說太淡；飯本是燒得香香的，她偏要說有烟氣，懂事的楊三，覺得魏媽待梅姑，實在是太不公平。但他自己是個怕老婆的，也就不敢向魏媽下正式的警告。只暗暗地勸慰梅姑幾句，要她忍耐一點，要她好好的保養雲兒。梅姑看見公公這樣的了解她憐愛她，所以她對於魏媽的虐待，也不十分放在心上。

近來楊三憐愛梅姑的心事，魏媽看出來了。於是她常常對他們倆個總是冷言冷語的說：

她年輕些，臉上白些，當然要到她的跟前討好。我老了，當然是不要，不要我，你們就來打我出去，我出去了，你們公公媳婦，好行方便。那個騷婆娘，也不要靠着公公的勢耀；我總有一天要拿點手段出來給她看一下，纔知道老子

很的處。

庸弱的楊三，聽了這些話，「敢怒而不敢言的」一句也不響，因此以後楊三雖有憐愛梅姑的心情，也就不敢表示了。

梅姑聽了魏媽這些無倫理無道德的話，恨不得即刻就要跳到池水裏面死了，還落得個乾淨自由。但一想到春炳沒有回來，雲兒無託的時候，只好又在孤衾裏面暗哭。

梅姑近日的工作，愈加愈多了，養育雲兒當然是她的私事，再除每天洗衣打雜以外，現在魏媽又分了兩頭耕牛給她管理。魏媽又說一個不中用的人，晚上可以不吃飯。要梅姑每天下午牽牛出去，不到黑得關門的時候，不准回來；兩頭耕牛的肚子，要是有一頭不是脹得像戰鼓一樣的緊張，也不准回來。

脆弱的梅姑，對於魏媽虐待的命令，都俯首的承認了！所以每天下午聽見古佛菴裏面的鐘聲的時候，就跪在林中的樹旁，做那種愛的祈禱。

兩岸的山旁，都是站着濃陰的綠樹；池裏的青荷，呈一種殘謝的狀態。六月過去了，七月又來了！

七月過完了，春炳仍是渺無音信。梅姑此時心靈的傷感到了極點，——比魏媽的虐待還要痛苦——因為她忍耐過這種牛馬的生活，完全是待他回來一訴衷情的，現在竟然是這樣的「一別音容兩渺茫」，怎叫她不感着萬分的失望呢。

那一晚上，她正放雲兒在床上睡覺。她把自己的乳房放在雲兒的口裏，自己也躺在在床上，雲兒漸漸的睡去了。她看見她的丈夫，握着一個年輕女子的手，並肩徐步地在窗子外面走過了。在小小的燈光裏面，經過很薄的紗布帳子，她看得清清楚楚。她急了，即刻想站起來，追着問個詳細。剛一翻身，她的乳頭從雲兒的口裏拔出來了，雲兒哭起來了。她把眼睛一開，纔知道和雲兒睡在床上。她醒了，愈加夢幻迷離的亂想起來。

現在到了九月了：他不是說六月底回來的嗎？現在仍是渺無音信的，恐怕確是



戰死在沙場，爲國捐軀了。

她又想到她未出嫁的時候，在村塾李先生那裏讀通學。李先生愛她聰明，每天告訴她一首唐詩。她那時只知道讀熟，也不懂是什麼意思。那晚一想到：

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春閨夢裏人！

她自然地哭起來了！陰陰的燈光，照在雲兒哭醒的瘦臉上，傷心到了極點的梅姑，急把地抱在手裏，同她親了幾個深深的吻。

雲兒！你恐怕是沒有爸爸的了。你長大了，你知道那個是你的爸爸呢？我的命苦，連累到你的身上，唉！我的雲兒！我的可憐的雲兒！我的沒有爸爸的雲兒！

後來她一想到魏媽虐待她自己的苦況，不覺得又替雲兒後來替人家做媳婦的時候擔憂。不如趁着現在她沒有知識的時候，丟到池子裏面去了，還是她一生的幸

福。

她一面想，一面流淚。雲兒的夾衣上，已被她的可憐的母親的淚珠，濕透了一大塊。雲兒含了母親的乳頭，又深深地睡去了。

他不回來，也不限定就是打死了；或者那裏軍情緊急，不能請假；或者因為服務有功，升了連長，事情繁雜，當然也是不容易抽身回來的。並且現在他又到了什麼山海關去了，路也隔着八九千，就是回來，也要遲兩個月。至於將才我那個怪夢，當然是因為我天天亂想，纔算出這樣無稽的結果。我相信他在外面不至於尋花問柳的，因為他愛我，好像我愛他一樣。

她想到這裏，恐怖和失望，消失了一大半。又把雲兒輕輕放在床上，在她那小小的臉上，親了一個吻。

雲兒！你認識你的爸爸嗎？你要知道你還在我的肚子裏的時候，你的爸爸就替你取好了名字呢！

她換了她左邊的乳頭，仍然塞在雲兒的口裏，左手輕輕地拍着她的股部。

我的乖乖，你不要哭。我的乖乖！你好好睡。

## 六

春炳死了還是生存着的問題，時時刻刻在梅姑的腦筋裏衝突。失望和希望的心情，兩面的成分，似乎還是平衡的樣子。所以梅姑仍是十分的忍耐度那種虐待的生涯，等着春炳的消息。每日下午老是抱着雲兒，管理兩頭耕牛，在山旁的小路上孤寂的徘徊。但在她那種孤寂的徘徊裏面，確實存着無限的希望，因此每日下午的愛的禱祈，她仍是照例的舉行。

那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不消說梅姑是在山上牧牛的。雲兒因為要睡了，她於是把那兩頭耕牛，繫在樹枝上。自己坐在樹底下，喂着雲兒的乳，送她到睡鄉去。

和梅姑素來相識的鄰居的趙伯母，從山下的小路上，走近他的身旁了，

梅姑！怎麼只有幾天沒有看見你，你就變成這個可憐的樣子，面龐也瘦了，

顏色也黃了，要你天天晚上到我那裏去吃點晚飯，你又不隨便一點。雲兒長得好嗎？

唉！我自己死了，還不要緊，只有雲兒近來因為缺少乳料，也一天一天的消瘦了，伯母現在到那裏去？

我聽說山後王家的王少爺在外面出門回來了，我去問問我的兒子的消息。

近來春炳有信來嗎？

梅姑聽說王二回來了，獨不見春炳的消息，嘆了一口氣，又滴下幾點眼淚。

唉！他自從去年到山海關去打仗的時候，帶了一個口信回來以後，一直到於今，就是音容縹茫的，也不知道他在那裏人好不好，當兵的事，真是拿起性命打飄飄。

她傷心的哭起來了，把雲兒在夢中驚醒。雲兒看見她母親的情景，也咽鳴起來

了。

姑娘不要這樣傷心，外面的風緊得很，累得雲兒哭了，恐怕今晚她又不安。春炳在外面，當然是好的，或者又高升了，我現在是到王二家裏去，順便同你問一聲，打轉身來告訴你。

梅姑娘的待人接物，在那個村莊裏，沒有一個不贊稱她是賢良爽快的，尤其是趙伯母特別憐恤她。自梅姑廢除晚餐以後，趙媽常常瞞着她的母親，邀她到她自己家裏去喫點殘飯，所以梅姑待趙媽也特別恭謹，一看見，就是叫伯母的。那天下午梅姑看見趙媽來了，好像看見娘家的什麼親人一樣。把她平日受的苦楚，盡情的向趙媽哭訴了一大頓。後來又把那種不能對人言的，每天下午聽見古佛菴裏面鐘聲響的時候，做的那種愛的祈禱，也告訴了趙媽。趙媽聽了她的話，纔知道他們那對嬌小的夫妻，每天有這種秘密的深情的表示。

趙媽臨走的時候，又交代她幾句。

你不要走！我就來的。我問了消息，我就來告訴你，好一路同到我家裏去吃

飯。雲兒睡熟了，不要使他受涼。

飯可以不吃，他的消息，請伯母過細問一問。

趙媽剛到王家的門首，恰好遇見王二出來。

王少爺你回來了，竹西——趙媽的兒子——沒有回來嗎？他在那裏人好不好？

竹西兄在那裏，還算如意，他現在營部裏當馬弁，請坐罷！

我們窮人站慣了的，少爺不要客氣。春炳現在的情形怎樣？

我們同去的九個，只有他一個人高升了，今年打山海關得了功，升了連長，現在又討了一個姓張的新太太，恐怕在年底又要生產了。他隔我們很遠，我前次寫信給他，要他帶幾塊錢給梅嫂子零用，他一直沒有回我的信。我來了幾天，不便到楊家裏去送信，恐怕他們知道了，又惹出不好的事情來。

唉！一個可愛的梅姑娘，爲什麼要碰着這樣壞的命運，她要是知道這件事

情了，一定是要尋短見的。

他們又閒談了一刻，天色快晚了，趙媽只好別了王二，一步一步的踱起回來。

我現在還是走那一條路回去呢；走山路回去，看見了梅姑，怎好說話，還是暫時避開，走小路回去罷！

太陽落得一點也沒有，樹叢裏發出來的一種風聲，使人感着一種淒涼的餘響，村舍裏面的暮烟，都在屋頂上盤旋，飛了一天的倦鳥，都飛向林中尋他們的安宿，這個時候，確實到了模糊的夜景了，四圍都是靜默的，只有趙媽一個人彳亍地偷偷地在小路上走過，聽見山後牧童的歌聲，一陣陣的傳來。

南風不及北風涼。

家花不及野花香。

野香易失人人愛。

怎比家花香味長！

古佛菴裏面黃昏時候的鐘聲，噹噹地響起來了，趙媽的眼眶裏，不覺的流下幾點眼淚。她翻轉頭來，向右邊的山旁望去的時候，看見一個瘦弱的少婦，伴着兩頭耕牛，手裏抱着一個小孩，跪在那柏樹下，在那種模糊的夜景裏，正在那裏舉行那種愛的祈禱！





## 玉蘭的酬謝

湘君有了三天，沒有看見同他一樣身世飄零的朋友了！

湘君從她走了以後，他那脆弱的心靈，沒有平靜過一次，好像被春風吹過的池水上面，總是繼續的生出了一些波紋，在那裏不住的波動。

他時時刻刻想起她，想她想到最利害的時候，他就爬到最高一層的樓子上面，向她住的那方望着。但是終久只看見了一些漂渺的雲煙，綿延的山水，他望了一刻，知道這種「相思迢遞隔重城」的事情，是再苦也沒有的。只好又低着頭沈默的想着。

——本來一個人在世界上，只有幾十年工夫，那裏能夠找得幾個真正的高山流水的知己。要是有了幾個性情稍為相投一點的朋友，同住在一塊的時候，

本也不覺得什麼親密，等到驪歌高唱執手言別的時候，那種惜別的情緒，自然是感特殊難言的苦楚。何況一個薄命堪憐無家可歸的我，孤孤單單地一個人棲身於這個舉目無親的異域中，一個稍爲了解我憐愛我的她，也同我分手不顧的走了，叫我怎樣不感到徬徨的孤寂，落寞的情懷呢？

她走了以後，自然界的一切，似乎都起了變化。平常對於他不發生關係的東西，現在看見了，處處都可觸發了他的心思。像那些夜靜的角聲，淒涼的月色，清蓮寺裏面的鳴鐘，黃鶴樓中的吹笛，都是可以催他下眼淚的。更奇怪的就是他半年沒有聽見過的那火車的汽笛的鳴聲，現在每當曉風殘月，夜深人靜的時候，那種討厭的小風，把那種淒涼的催遊子歸去的聲音，都悠悠的送到他的耳鼓裏來，他一聽到這種汽笛的狂鳴，就即刻的連想到她的身上去了。

今天的早晨，他又被淒涼的汽笛，把他在夢中驚醒了。他因爲醒了，也就無心再去貪睡。只好爬起來，披了一件長衫，就一步一步的向且花園走着。那時雖說快

到六點鐘了，但那天空的角上，還掛着幾點無光的晨星，在那裏消沉地閃爍着。草上的露水，好像散滿了晶滢潔白的珍珠一樣。清風吹來，雖說到了仲夏的熱天，仍是感着一種襲人的寒意。走到花園裏面的時候，柏枝樹的旁邊，站着一個年老的賣花翁。手裏提一隻很精緻的竹籃，籃子裏面，盛滿了欲開未開的玉蘭花藥，老翁的旁邊，站着一個年約十三歲的男孩和一個年將七八歲的女兒，他們兩個每人手裏拿了三朵清香的花蕊，活潑地一言一笑地跳起出去了。

——哥哥！你那三朵，都送給誰？

——我送朵給外祖母，我自己一朵，還有一朵，給隔壁王家裏的二小姐。你的又怎樣分配？春妹！

——我送朵給媽媽，這朵給姐姐，剩下一枝，就插到我自己的辮子上。

——你不送一朵給姨媽嗎？

——你又不送！你那一朵，爲什麼要送到王家裏二小姐？我要告訴……

他們兩個天真浪漫的小孩子，走得很遠了，談話的聲音，也細得聽不見了！

——湘君聽見那兩個活潑的小孩子的談話，不覺的又攪動了他的心曲，他自己對他自己說：

——他們買了清香的玉蘭花蕊，都有親愛的媽媽，伶俐的姐姐，和那慈善的外祖母，承受他們這種愛的象徵，但是我買了，又有誰來替我承受呢？唉！

十三歲的小孩，都知道要買一朵送王家的二小姐，我爲什麼不買一朵送給她呢？

他想到這裏，就走近那老翁的身旁，買一枝含苞未放的玉蘭，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出了日花園。

他走到江邊的時候，輕淡的晨曦，照遍了半邊的江水。對面兵工廠放出來的煤煙，一層一層地把天上幾縷紅霞遮沒了。長江裏面的清波，滾滾不住的向東方狂奔，水面上只有一二隻漁舟，在那裏隨波逐流的搖蕩。他在那裏站了一刻，他又把

那朵玉蘭放在鼻子前面狂嗅了幾下，又舉在他唇前，接了兩個深深的吻，又滴了兩點珍珠似的熱淚，在那鮮白的瓣子上。他想這朵花蕊，是受了他的情髓的熔染了！他在這樣想的時候，又對自己說：

「朋友呀！你也知道我念你的苦心嗎？李義山那兩句『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的詩，到了現在，我纔知道牠的妙處，纔知道牠把人的心靈，表現得這樣深刻。朋友喲！你現在恐怕還在綢衾裏面貪着那清風的夢境罷！你何曾知道你這個淪落天涯的朋友，獨自一個人在這清清的早上，像屈原一樣的感着窮途的孤寂，披着蓬鬆的短髮，行吟於江濱的沙岸呢！我想你要是知道我現在這種徬徨的情形，恐怕也要替我哭泣起來。起碼總也像那個澤裏的漁父，照他安慰屈原的話來安慰我罷！我現在把眼睛提高一點，只看見那漂渺的雲煙，突鬱的山峯，遮住我的眼睛，無論如何，也望不見你一點踪跡。我現在只好把這朵被我的淚珠熔染了的清香玉蘭，拋在長江的清波裏面，等牠慢慢地

流到你的所在罷！朋友！你一聞到有玉蘭的清香的時候，就知道我眷念你的癡心，到了你的懷抱了！我的淚珠的餘痕，到了你的心靈的深處了！

他自言自語的說到這裏，慢慢地把那朵玉蘭，輕輕地拋在長江的波中，水中一層一層的浪濤，即刻的把那朵柔弱的嬌花，壓得形影也不見了！但是他仍在那裏兩目不動的注視着，口裏還在那裏不住的吟那：

「爲洒清香三兩滴，

好將心事向君傳！」

第二天黃昏的時候，湘君想起昨天寄給她的那朵玉蘭，現該有相當的酬謝了！他於是又獨自一個人走到他昨天站的那個江濱的沙岸，去承受他的朋友的千里遙寄的酬謝。

黃鶴樓的遊人，漸漸地稀少了！江上渡人的小火輪已經停駛了！對面的晴川閣，獨自的站在江邊，似乎帶有一種荒涼不堪的樣子。蔚藍的天空，只靠近鼉山那

一邊角上，微微地泛了幾縷紅霞。把眼睛提高一點，從右面望去，東北的角上，遠遠的懸着閃爍的星光。水天相接的地方，有幾面孤帆，還在那裏搖蕩，茫茫的江面上已現了一種沉寂的狀態。

湘君呆呆地在那裏站了許久，他覺得他的朋友，對於他昨天寄給她的玉蘭的酬謝，是不應該這樣音信渺茫的。他處在這種情景之下，隨便做了幾句似詩非詩的東西。

『從南湖來的清水喲！你經過逼江樓時，我那憔悴的人兒，曾否將她的淚珠，洒向波中，託你帶來交我？』

○

『從她的懷抱吹來的青風呀，



爲什麼聞不着一點餘香，

仍是淡然無味？」

湘君讀了三四遍，他的希望仍是渺無踪跡的。黃鶴樓裏面的遊人，走得一個也沒有了。已經到了白日和黑夜交界的時候，黑暗的江上，成了一種可怕的情景。他於是只好一步一步的走起回去。他走的時候，空中已經黑得模糊了！只聽見長江裏面的奔流，向東方跑的狂號着！

端午節晚上。

# 花之神

(小品四章)

## 一 春水池畔的海棠

一株快要開盡的海棠，寂寞的站在春水的池畔。每當微風吹過，池水生起縐紋的時候，牠也慢慢地旖旎地搖曳起來，真是覺得別有風致。

那天早晨，我同我的她，站在池畔的欄干側邊。我在那個平滑如鏡一般的春水裏面，看見了那深綠的葉子，護着那淺紅的海棠，和她那桃花帶了雨一般的面龐，我真不知道那一樣是比較的美麗。我儘量的看了許久，等到那輕寒薄暖的春風把那池裏的水吹起了波紋，海棠和她的面龐，都在那裏蕩漾而至於渺茫不見的時候，我始慢慢的抬起頭來，看了她一眼。她看見我這樣驟然的用力看她，她似乎有點難過，只好把頭低下了。

現在已經是暮春了，海棠樹上的花，也快要落盡了！只有橫在池中的一小枝的顛上，有一朵未開的花蕊，下面緊護着深綠的萼片，上面現着淡白淺紅的顏色。我想這朵花，恐怕是這株樹上是美麗的了。我想折起下來送她的時候，她急忙止住我的手。

——這朵未開的海棠，正含着青年處女的幽姿。你看那小小的枝上，只有她一個人寂寞的站在那裏，有誰知道她那空虛的心靈？孤零的苦況呢？又有誰知道她是一個純潔的處女，沒有找到她那心窩裏的人兒呢？她天天站在那個小小的枝頭上，在水做的鏡子裏面，看見了她自己的幽姿，光明玉潔的心腸，又何嘗不感到，「如此年華如此貌，爲誰修飾爲誰容？」呢，我看你們男子，總是好催殘處女的青春了！

我聽了她的話，知道她把我這種折海棠送她，是要表示我愛她的象徵的苦心，完全的誤會了，我到底因爲要愛她不敢違反她的心意，所以也沒有對她表白我的心

思，也沒有折那含苞未放的處女美的海棠。當我同她離開那裏的時候，只看那橫在池中的樹枝，被風吹得微微的顫動，好像是替她連續的點頭，表示尊重和感激的樣子。

第二天的早晨，我經過那春水池畔的時候，昨天她不要我折的那朵處女美的海棠，已經不見了。新折斷的地方，現出深綠的痕跡，似乎還有點潮濕的樣子，恐怕也就是她最後的生命罷。我看了我止不住的傷起心來，我想早知道她是這樣的下場，我昨天千萬應該把她折下來，插到她的漆黑而光滑的髻子上面，到了現在，恐怕我那點對於她表示慇懃的苦心，還在她的腦海裏盤延。我想到這裏，不由的替那朵飄零的海棠歎了一聲長氣。一面向她的房裏走去，一面念了兩句自己去年做的惜花詩。

——可憐未謝先飄去！

折花人也惜花不？

我到了她的房裏，我把這件傷心的事告訴了她。她還沒有聽完我的話，頭就緊緊的低下了：雙頰上起了一陣陣的紅潮，眼睛角裏似乎有點濕氣。到了後來，她長聲的歎了一口氣，帶着一種柔麗的清音細細地吟道：

——多情自古空餘恨！

好夢由來最易醒！

自古紅顏……！！

……！！

她讀到這裏，聲音細的聽不見了！似乎帶着一點嗚咽的樣子。她的面龐平日就是帶着憔悴的形容，加了這件事情的刺激，愈加顯得慘淡。我對她不敢正視了！只好翻轉頭來，在那棹子上放的鏡子裏面，看見她那微微泛些紅潮的面龐，比昨天那朶含苞未放的海棠花蕊。確實還要幽麗。

十四年勞働節晚上作

## 一一 草地上的鴿子

在那根滿樹青綠的垂柳下面，有一塊綠陰青草的小地，當那聲消入靜的時候，常常有幾隻鴿子在那裏會伴，有人說這塊小小的草地，就是他們私會的公園。

這幾個鴿子是加特君養的，原來本有兩對，因為前兩個月死了一個，所以現在只剩得三個了。兩個雄的是一個灰色和一個白色，只有那個雌的帶着一身烏黑的柔毛。

我前天在那草地旁邊走過的時候，看見那隻灰色的鴿子，呆呆地站在草面上。他的頭向天邊望着，過了一刻，那隻黑色的飛來了。他咕嚕咕嚕的叫了幾聲，慢慢的點了幾下頭，他就走近她的身旁了，他把他滿身的毛都聳起來，愈加顯美麗。他用他那尖銳的嘴殼，在她的頭上啄了幾下。又用他的腳爪去梳的羽毛。她也慢慢地坐下，現出一種半推半就的羞人的狀態。他倆的口裏不住的唱着，但不知道說些什麼。過了一刻，同伴地飛往樹那邊去了。

我昨天在那裏經過的時候，那隻白色的鴿子，也呆呆的朝天的站着，過了一刻，那隻黑色的又來了。他帶跳的走近她的身旁，在地下找了一粒白米，放在她的口裏，於是他倆接吻了。他們的口裏，也是唱着一種使人不懂的音調。他們一面唱，一面在草面上並排的踱着。過了一刻，也同伴地飛往樹那邊去了。

我今天經過那裏，看見那隻灰色的和白色的，都在草地上徘徊，彼此的口裏，發出一種不大自然的音調。過了一刻，那隻黑色的又來了！她剛站到地上，一看見她們倆個都在那裏的時候，就站着不動了。灰色的，向樹的這邊走着；白色的向樹的那邊走着。口裏也不發出什麼聲音了！都慢慢的站着不動了，頭緊緊的低下了！只有他倆的眼睛，仍是不住的互相偷看。那隻披着黑毛的她，在中間靜默默地站了一刻，單獨的飛往樹那邊去了！那兩個他，仍是站在那裏不動的把頭低着。

### 三 愛的象徵

我在春花開遍的公園中，山上山下花叢中樹底下，徘徊了一整天。在矮的女貞

樹旁邊的玫瑰花叢中，找到了一朵半開的淺紅的玫瑰。這朵花雖說再過兩天就要凋謝了，但是現在的幽姿，確有一種特別的風致。下面五片深綠的萼，護着內外四層一共十五片的淺紅花瓣，中間還有一個未開發的花萼，帶着一種深紅的顏色，配着那深綠與淺紅，尤覺得點綴相宜。當微風吹過，她旖旎地搖曳起來的時候，真好像一個芙蓉臉兒楊柳腰兒的姑娘，在我的身旁跳舞一樣。我想我這樣的愛她，恐怕我就是那孤標傲世荒涼靜寂的她的唯一的知己了。『女爲悅己者容』，她今天對我微微的搖曳，恐怕就是她了解我內心的表示了。我於是輕輕地把她折下來，放在我的唇旁，同那深紅的花心，深深的接了一個吻以後，始慢慢地用我那珍貴的白綾子，手巾護着她的枝頭。我正在預備把她拿回去的時候，F也到公園來了。我很高興的對他說：

「這朵花是這公園裏花叢中最美的一枝，我足足找了一天，始找到這朵心愛的，我真高興極了！」



F聽了我的話慢慢地對我說：

「好是好！可惜快要凋零了！恐怕那種明媚的春光，已經不是她有的了！」

我聽了F的話，覺得她太不體貼我的心思，只好拿起我那朵心愛的花，同他一步一步走出了公園。

我和F經過雅園的時候，我無意的在那株栢枝樹下的玫瑰叢中，又看見了一朵快要開放的花蕊，下面五片綠萼，只有兩片開着橫行的，還有二片都是向上而緊緊的護着。淡白而兼帶些淺紅的花瓣，只開放了一小片，其餘的都緊緊的圍着，好像一個紅熟的桃子。我看見了這一朵，再拿着我用白綾子護着那一朵比較，我真有點對我手裏那朵慚愧，恍然一個是青春的處女，一個是半老的徐娘，我想把這朵快要凋謝的花拿起回去，至多放得兩天，就要失盡她那猶存的風韻。要這把這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蕊折回去，插到盛滿水的玻璃瓶子裏面，放到我讀書的棹子上，至少也可以做我一個禮拜的旅伴。我房裏掛的那幅小對子上面不是寫的「多情懷旅伴」

嗎？我想到這裏，就把這一朵小小的花蕊，又輕輕的折下來，放在我的唇旁，連續的接了三個深深的吻。把包那枝的白綾子拿下來，又用心地護着這朵花的枝頭，於是把那快要開謝的那一朵，隨便的拋棄在路旁了。

我把那朵開殘了的玫瑰，拋在路旁以後，很得意的拿起白綾子護着的那深紅的花蕊，慢慢地同F走出雅園來，口裏不住的哼幾句詩。

——我把你這張愛嘴，當做一酒杯；

喝不盡的葡萄美酒，讓我時常醉！

F看見我這種驕傲的狀態，她現一種不大願意的神情對我說：

「你也不要太高興了！你那朵花無論如何，是不應該這樣薄情的很心的把她拋棄的。你現在不愛她，原先就不應該把牠隨隨便便的折下來，你一時的高興把她折下來了。現在看見一朵比較年青而貌美的，就隨便的拋棄了她，你怎樣對得起你的良心呢？以後你要是再看見一朵完全未曾開放的花蕊，你恐怕又要捨

此而取彼了。」

他說完了話，不管我怎樣答覆，仍然走到那折花的地方，去看那朵被擯棄的玫瑰。等到他拿起來的時候，已經憔悴得不堪了！花瓣也零落得只有幾片了！F看見她成了這種可憐的樣子，帶怒的厲聲的對我道：

「你太對不起她了！你欺騙她了：她爲你犧牲她的一切了！」

他說到這裏，不講客氣的在我的手裏，把那朵白綾子護着的那深紅色的花蕊拿去，一雙手捧着，正正的舉在他的頭前，兩眼不動的直視着，口裏細細地吟道：

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

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

#### 四 花之神

人之靈 手折海棠一枝，把玩不已。唱

——香豔可憐知己少！折回插上愛人頭！

花之神 珊珊而來，倚樹而立，望之飄飄，真美人也。唱

——可憐未謝先飄去！折花人也惜花不？

人之靈 下面這兩句詩，千家詩裏面也有，唐詩三百首裏面也有，恐怕誰也是知道的。唱（微笑狀）

——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杜秋娘

花之神 唉！我真要哭。（頭慢慢的低下）唱

——欲將兩行淚！永灌此殘枝！

人之靈 好好的，爲什麼要哭？（抬頭作問狀）唱

——人不傷心淚不流，花開花謝兩悠悠！

花之神 唉！（長歎一聲，作掩泣狀）唱

——因伊生命之飄零，卽我窮途之孤寂。

人之靈 難道你沒有讀過李義山的詩嗎？（作驕態）唱

——前溪舞罷君回顧，併覺今朝粉態新！——李商隱

花之神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麼樣子。唱

——君既自稱爲人中之靈兮，

何爲而摧殘此脆弱之幽姿？

人之靈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各人有各人的懷抱，你那裏知道我的心思呢？

（作得意狀）唱

——只圖博我愛人之歡心兮。

那管草木之凋謝與飄零？

花之神 （急抬頭作忠告狀）唱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屈原

人之靈 真的嗎？（作恍悟狀）唱

——今年花謝明年開！今日人健明日衰！

花之神 你既然有覺悟，請你把那枝折下來的殘花賜給我罷！（作乞花式）唱

——君能賜余以此殘花兮，

余將灌淚以復生！

人之靈 雙足齊齊地跪在青草的地上，雙手敬捧那枝殘花，送給美人，兩眼不住的

流淚。唱

——恕余以摧殘此春花之罪孽兮，

讓余洒淚於花心。

花之神 （將那枝折下來的殘花，接在那折斷的原枝上，流了幾點清潑的熱淚，滴

在那折斷的地方。用她那柔嫩潔白的手，輕輕摸撫了幾下，微風吹來的時

候，雖不能如往日之任情飄蕩，但也能作微弱的搖曳）既承賜花，那就感

謝極了！你要求洒幾點眼淚到花瓣子裏，這件事恐怕難辦。唱

——君淚之不清兮，如愛爾愛人之不真！

人之靈 現在有誰知道我的心思呢？（作強求洒淚狀）唱

——我愛我愛人之真兮，

正如我眼淚之澄清！

花之神 那對不起，請你原諒！（作護花狀）唱

——君淚一沾此花之瓣兮，

則將失其花之英，心之靈，愛之神！

人之靈 我的心思，真沒有人知道嗎？（作哭訴狀）唱

——余只愛我之愛人兮，

何云我愛之不真？

余淚是余情之髓兮，

何云失其花之英？心之靈？愛之神？

花之神 現在的一般人，只知道別人的錯誤，不知道自己的虛偽，（作質問狀）唱

——君既摧殘此春花兮，

春花卽是爾愛人之心！

人之靈 兩眼不住的掉下淚來。（作悲寂狀）

花之神 對不起，暫時告別罷！

（她說了這一句，就不予地走了。臨走的時候，又流了幾點清淚，洒在花瓣子上。那枝殘花，似乎從原來憔悴的面龐，變成了清醒而幽閒的狀態。）

人之靈 唉！難道我真是這樣的虛偽嗎？現在有誰知道我的心思呢？就是我的她，恐怕也看穿了我的虛偽，也不十分了解我的心思，也不原諒我的苦衷了！但是我的一舉一動，何嘗不是愛她到了極點的表示呢！唉！

他想到這裏，又長聲的悽慘的歎了一聲長氣，頭慢慢地低下了。只聽見遠



處傳來一種微妙的歌聲。

### 花之神 唱

外愛其色之美兮，

內摧其心之靈；

如斯復如斯兮，

將永失其花之英，愛之神！

十四年花朝日作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四版

每冊實價四角

著 者

劉 大 杰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